



譯同張 蒼寧士勞

說是如勒特



中央政治學校

圖書館

分類號 784.38 9373

登錄號 21764

16
D75/609
13
3

8

本書用希特勒自己的話解答當前最緊迫的問題：

希特勒是用什麼方法征服歐洲十四國的？

德蘇之戰為什麼是不可避免的？

義大利和日本是德國所信賴的嗎？

征服美洲是否列於圖畫黨征服全球計劃之內？

國社主義的革命目標是天地地覆的萬世世界嗎？

為什麼圖畫黨是全世界和平國家的公敵？

你相信把希特勒捧上政壇舞台的是女人們嗎？

希特勒是「德國新底皇病者」？

最後，用什麼方法足以消滅希特勒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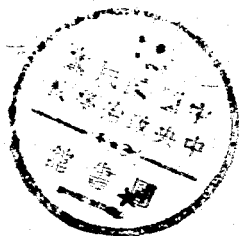


3 1764 1940 0

勞士爾博士 (Dr. Hermann Raushning)，原爲
國社黨上層領袖之一，曾任但澤自由市議會主席，和希特
勒私交頗密，故知之亦最深。其後因不滿希特勒的蠻幹政
策而逃職，出亡國外。本書將希特勒的陰謀及納粹的內容
和盤托出，與二次大戰後的演變相印證，頗多符合之處，
所以出版後，立即被譯成各種文字，轟動全球，成爲一九
四一年約第一本奇書。納粹當局因而大爲窘迫，手忙脚亂
，到處干涉各種版本的發行，惹起各國政府與出版界的
軒然大波。而各國輿論則一致予以好評，認爲此乃希特勒
全部陰謀的總琴瑟。

希特勒如是說

勞士著 張同譯



文擴出版社發行

784.38
937-3



次

第一章 希特勒所怕的書	一
第二章 未來的大戰	一五
第三章 反基督教者	二七
第四章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	三五
第五章 世界的主人翁	四九
第六章 外國人是奴役	六一
第七章 美國	七一
第八章 是的，我們是野蠻人	七九
第九章 沒有目的的世界革命	九三
第十章 妖法和戲法	一〇五
第十一章 沒有終點的世界革命	一一九
第十二章 希特勒本人	一二九

21764

希特勒所怕的書 (導言)

這本書是希特勒時企圖滅跡抵賴，而事實上全是他自己說過的話。

做過他還請有經驗的赫曼·勞士甫和希特勒很有幾年交往，他所著的「希特勒如是說」

一書是記錄希特勒對他所說過的話，這本小冊子就是那本鉅作的書摘。因為這本小冊子的編

輯，始終注意着保持希特勒所說過的語言中較重要的部份。所以說它是原書的節錄，不如說

它是原書的精華來得確切。爲了要使篇幅簡短，文字清楚，勞士甫原作中涉及但澤黨政和德

國內部瑣屑事件的地方，完全略去。

原書出版之後，立刻譽滿全球。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這本書本身有了不起的價值和人們

對希特勒之思想方式有濃厚的興趣。但它能不脛而走，獲得更大的成功却是由於德國當局企

圖消滅它，因而更令世人注意的緣故。自從這本書問世之後，德國當局用盡心力，企圖禁止

這本書在中立國中傳播，禁止原文或任何譯本輸入各中立國境內。



(南)

連德國電台也廣播出攻擊的詞句，說勞士甫根本「沒有資格」寫這樣的書。勞士甫事實上似乎不必請求任何「資格」，因為非但在他的寫作裏很清楚顯出他對德國政治和希特勒本身深刻的認識，就是德國壓抑他的寫作的那些手段，也足以說明他這本寫作的價值了。

在今天這種局勢之下，更可以找到這本書為什麼會引起很多人注意的原因：實其所講過的話，現在都在逐漸應驗着了。

挑撥離間

聽聽希特勒從前說過如何從內部陰謀獲得戰爭勝利的新奇方法吧：「如果我在和平時期對人發動戰爭，我們的軍隊立刻會出現……，他們將在光天化日之下通過大街小巷。沒有人會攔阻他們。一切細文末節全都想妥，全都計劃好。這些軍隊會直接參謀總帥。他們將佔領各院部，內閣和議會。不消幾分鐘，全國領導人物完全被拘禁！軍隊失去了總參謀！所有的政治首腦們無影無踪！那種混亂情形簡直使人難以相信。但是我和能够組織新政府的人物

們却早有了長時期的關係——那個新政府一定合乎我的胃口。

「我們要選定種種組織新政府的人物。我們將在每個國家中找到這樣的人物。我們不來賄賂他們。他們會自願地投靠我們。他們的野心，幻念，意見，猜忌和自利心會驅使他們來投順我們。在戰爭還沒有開始以前，我們就和他們談判着和平條件。先生們，我能保證，一般原爲不可能的事往往就是成功的事。看來並沒有把握的事却是最有把握的事。我們將有極多的志願軍，像我們的衛隊一樣，忠實可靠，準備獻身犧牲一切。我們在和平時期派他們出國。逐漸地，別國的人看來都認爲他們不過是普通的旅客而已。現在，先生們，你們也許不相信我的話，但是我將逐漸完成這些語言。我們或者可以除落於敵人的飛機場。我們非但要從空中運糧兵員，並且還要從空中運糧軍械。我們的戰勝是從內部摧毀敵人，利用敵人自己的力量來摧毀敵人……」

實在的，在勞士雷的原文中，希特勒作爲舉一個例而提到的這種國家不是挪威，而是法國——但是他說同樣的事情可能在任何地域發生——希特勒提倡革命手段中的「暴動」，認爲它是現代戰爭中獲勝的最好方法。「步兵攻擊之前，以捷而過激敵陣開路的辦法，不久將

被革命的宣傳所取代，在蘇聯還沒有開始行動之前——在軍隊動作之前，先在心理上給敵人一個打擊。」

其次，在希特勒對勞士壽的談話中也曾預言過佔據斯堪的納維亞的事：「希特勒說過，勞士壽這樣寫道：『未來戰爭中將不再有中立國家存在。他邊說荷蘭和比利時跟北歐諸邦一樣應該屬於德國。在下一大戰征中，他最先採取的策略之一就是佔據瑞典。他不能讓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受英國或俄國的操縱。』」

勞士壽認為進攻斯堪的納維亞是荒誕不經的意念。「我承認，」他說：「當我第一次聽見這點的時候，我對之並不認真。但我現在相信這事情是應該認真看它的。不過有一件事却是千真萬確的：希特勒既不關心斯堪的納維亞居民中的純阿里安血統，也不關心北歐神話中的維金英雄主義。他所關心的却是那邊的饒饒區域」。就在對付斯堪的納維亞上，希特勒也會預言過他所採用的分離內部的的方法。勞士壽寫道：「當我對之表示驚奇之色時，希特勒補充著說，要保證這種冒險行動在政治上的成功，絕對須要在瑞典建立一個嚴密的內應者和獨斷者的巨網。」在那裏，顯然地也運用着同樣的策略。

德國禁止

原書用德文在瑞士的左里區（Zürich）出版。駐瑞士的德國使節立刻向瑞士政府提出抗議，引起罕有的嚴重糾紛。警務部將案件遞呈軍事檢察處，該處又將此案提交政府。聯邦議會最後命令沒收出版者所保有的該書第二版全部。這些舉動反而更加刺激世人對該書更大的注意，這種趨勢不是德國當局任何行動所能阻遏的，這本書終於通過邊境，源源傳入法國。同時，瑞士民衆對德國的這種無理干涉也起了公忿。巴斯勒消息報認爲「官方行動自然表示出對外來壓力屈服的印象——但也許只是官樣文章而已」。國家公報說：「雖然政府對該書並沒有完全依德方所要求的種種條件而禁止，但事實上無異於聽命德國指揮，這在國會會議時，將會引起爭論。」*盧森紀事報*極力推崇這本書，*祖國雜誌*譽之爲「智識界之重大供獻」。『*這本書誌上有一篇題作「混世魔王」的文章，暗示出國社主義和布爾希維克主義同構是以引起世界革命危機。*』勞士爾的書值得十分重視……：對了解希特勒，它確是一本重要

的文獻。」

該書德文版被禁之後，聯邦議會更禁止發售該書任何譯文版，並且禁止報章上刊印討論任何涉及該書內容的文字，這種舉動完全是由於一種恫嚇力量的壓抑，這樣的壓力是德國對弱小中立國一視同仁地施予的。報紙上對這種舉動也有著過的批評，認爲是：「沒對理由的干涉每個瑞士人民對時事的見解以及對政局的意見。」（國家公報）

日內瓦雜誌說事實是這樣的：起初瑞士當局繼續允許在國外印刷的該書法文版輸入國境。德國方面不滿於這種方法。於是聯邦議會在德國進一步的壓力之下，經過一小時半的討論，命令非但不准印行該書，並且禁止該書的任何文字版進口。德國當局對這本在廣播時稱作「無價值的」書，簡直鬧得手慌腳亂，其它國家中，也有和瑞士同樣的情形發生。

走馬燈把戲

在瑞典，「希特勒如是說」的譯本也被禁止。歐漢潮流報——可以說是瑞典的曼徹斯特

導報——上對這種舉動曾經有所批評，它抱怨這種舉動：「未免太依順德國了。」因福瑞典文的譯本，竟沒有一見天日——德國當局竭盡能力阻止它的發行。

後來，就在這張報上又出現一篇文章（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名：檢査制度使人學乖。

「書店老板們選定禮拜四那天作爲那本高貴，值得一讀的傑作『希特勒如是說』的發行日。第二天政府接受某強國的要求立刻禁止該書發售。

「幾天以後，這本作品以新的版子而出現。認爲含有攻擊性，有損友國尊嚴的四頁文字完全被刪除，這次有了經驗的書店老板改選禮拜一做發行日。要沒沒一本書，第一要有外國抗議作爲根據，其次繼以政府的行動。這種行動在禮拜五以前很難施行，這就是說該書至少有一星期的絕對自由。」

換言之，德國當局急於想禁止這本書的印行，這樣的企圖反更引起若干教育水準較高，獨立好奇的中立國家中不少有趣的反應，這些國家中的人民希望印行並且讀到他們所關心的書。——無論希特勒怎麼說。

那張報接着很冷峭地說：「在當局和德國公使館『信用合作』條件之下，一版書的禁止會引起下禮拜一該書的新版的發行。這種非常的把戲長此繼續下去，自然會引起許多良善人們之注意的。」

其它各地也有同樣事情發生。英國泰晤士報上記載着羅馬尼亞京城一個書販子如何用一種方法而發財的趣味報道。一月二十九日泰晤士報上載着：「羅京某書商發現一個生財捷徑。他源源收進勞士甫的『希特勒如是說』，因為他發覺德國公使館委託很多人買這本書，他收進多少本這樣的書，德國公使館立刻買去多少本。」我們深願這位書商現在已經獲得厚利，退休不勞了！

希特勒的黨羽們用種種方法遏制希特勒自己的話流佈世上，這事引起世界人士對該書的注意。該書有法文本，也有英文本。它越過因德國壓力而禁止的邊境。這本書禁止之後再禁止，因為各地人民傳誦着這本書，他們對這本書感到興趣，也顧不了政府的禁令。德國當局缺少幽默感，繼續地做出自討沒趣的行動，却沒有料到他們反而因此增加了這本書的銷路。希特勒不願別人讀這本書，結果人們都讀着這本書。在荷蘭也發生了和瑞典相類似的

事情。荷蘭本來有該書的荷文版發行，但不到幾天，當局——也是在德國壓力之下——就干涉它的發行，警察們手忙脚亂地到各書店去搜查尚未售出的該書。該書初版五千本在這短短幾天中幾乎出售到一本不剩。更妙的就是走馬燈的玩意兒又開始了；在比利時這本書的荷文本並未禁止發售，於是荷文本就通過國境，源源輸入比利時，傳誦一時！

祕密販賣的書

該書在南斯拉夫京城銷路極暢，亘三星期之久。於是警務總長受了德國大使的要求，命令禁售該書。因為當局頒佈了這條命令，於是運入該書竟成了走私工作，但傳說該處很容易獲得該書的法文本和德文本。在柴克利浦也有該書譯本發行，成績很可觀。在希臘，「希特勒如是說」一書也被禁止。該地記者通訊中說到：「禁售該書的命令頒佈之後（約二月二十日左右），使從前買到該書的人，成了朋友中的風頭人物。」

在丹麥，這個很容易成爲德國藩邦的國家中，德國當局很容易用種種方法阻撓這本書的發行。丹麥外交部方面告訴想印行該書丹麥譯文本的出版商，說丹麥當局曾經看過勞士雷的「希特勒如是說」，對它表示惡感。這位出版商爲了這件事再三到外交部去交涉請求，最後警察當局通知他說：假使他印行這本書，當局立刻沒收它。事實上丹麥外交部在事前已經接到德國公使館的通知，說如果印行該書，德國一定會提出嚴重抗議的。德國方面還說，如果印行該書，那麼它的出版商將以「侮辱並誹謗外國元首」的罪名被控。出版商因此不敢擅自印行。

同時，司法部在哥本哈根沒收了許多該書的英文本，德文本和法文本，但是直到德軍入侵以前，很多的法文本還是繼續地發行者。德國公使館方面雖然重新提起抗議出售「該書的丹麥文本和其它任何文字版」，但對方却還詞說這些法文本是在還沒有談到丹麥文本以前就在坊間流行的。丹麥對德國的關係顯然是最爲微妙，丹麥出版家的這點獨立精神，真是難能可貴的。

而且這本書非僅引起歐洲方面的注意。這本書在美國也獲得大量讀者，在南北美洲也同

權受歡迎。譬如像在邊遠的伊考度，商務雜誌上曾經刊登了三篇冗長的該書摘要；他們把它和影片「納粹開課的自供」相對照，這兩個暴露性的報導當然引起大眾的興趣，同時使他們對德國殘暴的陰謀有所戒備。這書又引起一書顯示德國當局急圖毀滅該書企圖的喜劇。在這本雜誌中立刻發現一張六吋長五吋寬的通知單，用大字印着說瑞士方面早已禁止該書發行。這張通知單的費用當然是德國公使館支出的。這種方法是人所盡知的。第二天，法國公使館方面也出了同樣大小的通知單，指出希特勒在該書中所顯出的欺騙和矛盾，並且指希特勒對奧地利，捷克斯拉夫，和波蘭的失約。在阿根廷，該書的西班牙文譯本銷路極好。德國方面雖然用盡種種方法，但却不能禁止該書在該地發行。

侵略者的侵略路線

在美國，這本書更引起廣大的興趣和注意。德國侵略挪威和丹麥之後，邁文氏在旁觀者雜誌中說，這本書「非但是本真實的預言，它簡直像一本侵略路線指南」——戰爭進行過程，

竟容易證明勞士書預言的正確性，更足證明「希特勒如是說」這本書的權威和重要。

在法國，這本書更被普遍地誦讀着。最近有人從法國回來說：「我想，在法國，除了聖經以外，這本書可以說是銷路最大的書了。」

在英國，這本書雖然買到千先令六辨士的高價，但是依然被廣泛地誦讀，討論着。

在比利時，這本書的法文本銷路極廣。我們也已說過該書荷文本如何運入比利時而被誦讀着。

在比利時、荷蘭、瑞士、瑞典和丹麥等地，儘管德國方面如何企圖壓抑這本書的推銷，但它却被廣泛地誦讀着。此外，像在挪威，德國雖然用盡陰謀，却阻不住該書挪威文譯本的出現，並且這種譯本竟例外地並沒有被禁。假使德國的侵略隊伍發現在佔領地境內有這種令人注意的書，他們一定會檢來看（無疑地，他們現在一定如此做。）那時對他們的元首會發生一種新的印象吧——一個說謊者，瘋子，和世界革命者！

在這些國家中的人民和出版商們，都用盡種種方法使這本書出版而且讀到它。有些國家中，德國巨大的壓力，就使這本書不能出版。

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迄今絕對禁止該書任何文字之印行和入口。

西班牙，意大利——不能印行，禁止輸入。

在葡萄牙，當局禁止販賣該書原本，但並不禁止它的修正譯本發行。這種版本在巴西照樣流傳，不久以後該地也許還會印行該書全譯本。

希特勒對這本書在世界各地銷行的種種反應，都足以證明這本書給予希特勒莫大的不安

爲什麼這本書引起希特勒的忿怒？

爲什麼德國做這種種手脚呢？爲什麼德國的大使和公使想盡種種方法要逼制一個毫無數亡命者之一所著的渺小著作——而且在廣播中德國人又說這是本無關重要的書——呢？

這種種完全因爲勞士考很熟悉希特勒，同時他的智慧也足以揭破希特勒企圖一步一步的

統治全球的計劃（他自己也這樣說過）。他以前對自己的黨友，也沒有傾心談話的習慣，對外界他也是如此的。

這本書中所暴露的，是作為希特勒之世界革命的基礎的一套精神的虛無主義的哲學。希特勒非但反對基督教，並且反對所有的道德標準。德國必須征服世界——用武力來征服世界。祇有武力才是希特勒所承認的標準。他不打算用軍事的長期戰爭來征服世界。他要遠戰速決——從內部打擊敵人，俟在德國獲得成功似的，革命和陰謀必須在每個國家中組織起來。預防就是武裝。如果各國人民都讀到「希特勒如是說」這本書，那麼希特勒的政策必定失敗，無怪乎希特勒企圖禁銷這本書了。

——伊立克·賽波拉

第一章 未來的大戰

我們這一行從但澤來——傳斯德，林梅約和我。我們坐的火車在午夜時分進入貝茲堡登。希特勒已經命令他自己的汽車開來接我們。從車站爬坡到奧白賽堡，整整要花二十分鐘。可是希特勒不理會如此夜深，要在那裏接見我們，這真是一段費勁的路途。

希特勒出來迎接我們。他正招待着不少客人和小姐太太們。那是一間小的陳設相當簡單的房子。屋子內安置着一種巴維利安式裝家風趣的長沙發，還有些木板凳繞着大火爐。從一張張了布罩的椅子裏，聽見被人聲吵醒之後，傳出令人恐怖的砂叫聲。赫斯前來和我們寒暄，我們被帶到和各位客人見面。希特勒自己雖然是個戒酒者，但却給我們倒了幾杯櫻桃白蘭地。這種方標黨章冷——山上的空氣，對才下火車的旅行者還是不十分合式的。

我和希特勒見面已經不止一次。但是在他私宅中和他見面倒還是第一次。這間私宅中充滿着中產階級的氣味，配合着高地的風景，以及優美的農家風格，完全像大戰前我們中等階級人家所慣有的情形。棉布的帷幕，鄉俗的粗傢具，每樣東西全是清潔小巧，全不像是德國未來「救星」生濟地點的背景。

在人面前表示

希特勒第一次給人的印象怎樣？這問題別人常常問我。我必須承認以我個人的經驗，

希特勒在希特勒

我見他的時候發生復複雜的感情。在這種環境之下，這位偉大的演說家似乎竟成爲一種無足

位置正

重輕的小布爾喬亞。那裏一般的空氣似乎很愉快，但是在布置上似乎總缺乏人情味的氣息。

處

深夜中。我置身於一羣打扮得十分妖嬈的太太小姐們之間，也覺得十分惶惶。希特勒是否真

正渴求女人的垂青以維持其對他自己的信仰呢？希特勒在體格上並沒有引誘女人之長處，這

是今日人人知道的事。但是那時在黨徒和希特勒之同情者之間却傳說着他有一對深沉的藍眼

睛。其實這副眼睛既不深沉，又不發藍。他看起來眼光發直而且死板，沒有光彩和真正快

樂的色彩。他那粗硬的聲調，刺耳的聲音，在北部德國人士聽來十分討厭。他說話的聲音「

中氣」很足，但像是逼出來的，好像鼻孔塞住了似的。從此這半吼似的恐怖性的聲音，聞名

於全世界。這聲音中包孕着這些年頭的苦難。

我注意到，希特勒給予那些易受暗示，優柔，以及由於教育及社會背景的關係一向薰陶於公式主義和英雄崇拜之中的人們的印象是特別強烈的。希特勒的容貌當然不能提高他人格所造成的印象。向後縮的前額，橫撇下一束頭髮；矮小不若人君的個子，加上那些看上去毫不顯眼的四肢；小鬍子下配着一張沒有表情的嘴——這就是他的特點。比起那強特別年青和機智的死了的拿破崙而具來，有多大的區別！

希特勒很愉快地歡迎我們。這時正在上西里西亞發生一件野蠻的暗殺案之後。四社黨員半夜三更把一個政敵從床上拉出去，活活的踏死。巴本，當時的德國總理，（他後來幫希特勒很多忙），對這件事却頌下嚴厲處罰兇手的命令：兇手們判決死刑。在一段情感化的通電中，希特勒公開地表示他對兇手的關心。他把兇手稱作同志，並且為他們的舉動作辯護。當時這通電使他失却了不少同情。

我們這次談話，討論到最近發生的時事。希特勒對國家主義者中產階級對他表示反對的態形十分忿怒。他詆罵他們是德國的真正敵人。

「我決定解嚴德意志」，他用一個胸有成竹的人堅決語調宣佈。（這行國是前蘇聯國家主義士兵的集團，德國國家主義者的保護者）。繼之他譴責巴本的不忠實的、犯罪性的政策。他攻擊法庭的判決死刑，說它是一個法律上的笑柄。他語氣中的忿憤情緒全如他通電中所表示的一樣。

「這樣野蠻的判決」，他說：「一定不會被人民忘掉的。在現在這種危急時期，國家民族會忍受並忘去政治鬥爭中種種公開暴動。假使我覺得除以自由行動之全無，或者因暴動而使二三十萬德國人喪失性命，國家民族還是會忘記它的。國家民族自己會懲罰自己的。這些事件和戰場上的明槍交戰一樣，大可不必大驚小怪。但一個不公平的判決，一個引起大家的憤慨的審判的組織，把愛國志士和一個普通殺人犯同樣判罪，這件事永遠得不到人民原諒的。」

我承認當時聽到希特勒這些感情化的辯護，雖然我和一般人同樣認為這可惜的暗殺是禍衫（那時它還是一種光榮的制服）黨人的污辱，但心中却受到極大影響。從那次以後，衝鋒隊挺進隊不知幹了多少次暗殺和其它殘酷的勾當，並且全不是在愛國熱情之下幹的，全是殘暴天性的流露，並且全有審判的佈置的！我不知道當希特勒自己宣佈那些被認為叛國者們的

死刑時，是否應把當日他對巴本判決案的意見。希特勒怕不會吧。他可以連自己也不知道的完全改變他的見解。

「我們應該變得無情感可言。」希特勒說：「我們對於無情一點必須有清楚的認識。唯有這樣，我們纔能把人民的軟弱的市儈主義和盲目的感情衝動一掃而光，把他們的『幾天裏』和好飲啤酒的個個嗜好一掃而空。我們沒有閒工夫講情感。」

早年就和希特勒認識的人，一定知道他天生是容易動情感，是感情氣質的人，他雖然是有着情感主義和浪漫主義傾向的。但在情感泛濫時，他那種哭泣的抽噎動作並不是單純的精神作用。所以希特勒強調組織訓練和無情主義，並不是由於天生的野蠻性格（這是一種自然力量）；而是由於一種勉強作出的無人道主義。然而，在希特勒的冷酷和情懷主義之中，其內涵還不止是一種誇大，強敏的感情作用；他有着「一種報仇的心理」——這是俄國虛無主義者的情緒。

希特勒問到但澤形勢的問題，使我們馬上談到經濟問題。

「從前偶然的局部的事，現在必須整個計劃着。我們必須拋棄那些舉動。我們應該到

這件事！這就是我國現在從事中的「偉大工作」的真正意義——不是找錢者和猶太守財爲，祇顧自身利益的人所能夠辦到的。他們最利於故步自封。我們必須從種種關聯中把德國解放出來。我們必須自力更生。

「但，像今日的德國，它並不是一個生物學上的單位。祇有在併有歐洲時，德國才能算是真正的德國。沒有統治全歐的權力，德國就會消滅。德國就是歐洲。我可以保證歐洲將來不再會有失業者存在。歐洲將發生一次無可比擬的復興運動。我們要使世界從迷夢中醒來。我們更進行許多世界上的人連做夢都沒有想到的許多偉大工作。而且我們一定會成功地完成這些工作。不過我們必須取得歐洲以及它的殖民地。統治德國不過是專業的開幕。現在歐洲各國沒有一個是完整的單一體。而歐洲却是爲我們而存在的。誰征服歐洲誰就決定未來時代的式樣。我們才是注定的征服歐洲的選民。如果我們失敗，我們就會消滅，而歐洲各國也就會永遠退化。這是一種決定生死的冒險。」

希特勒中止片刻。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談到他的真正目的。

我們於是討論到未來戰爭，討論到德國的精密武器和防禦計劃。就在當時，希特勒已經

認為單獨對波蘭作戰的機會是極當大的。他對波蘭士兵的估價極低，把他們和羅馬尼亞、意大利士兵列在一起，作為歐洲最劣等的軍隊看待。但是他又否認在他登台之始，他會和波蘭一戰。而且相反地，他將竭力避免一切對波關係的緊張行動。

「我們必須先健全自身，然後一切都會依正常的次序推進，我將一步一步地腳踏實地向前推進，絕不綽綽有餘等。俾斯德，記住這些話」。他對他的助手說。

「未來的戰爭和上次世界大戰絕不相同。步兵衝鋒和密集隊伍已經成了廢物。在前線交鋒對面經年不下的事也成了陳跡。我敢保證這點，這些戰術全是落伍的方式。」

希特勒的聲音提高了：「我毫無猶豫，我將用一切我所須要的武器。新的毒氣是可怕的。但死在鐵絲網中，和死在毒氣中，或者死在毒菌中，它也是一樣不過是個死。未來戰爭中，非但互相對壘的兩軍要作戰，交戰國的全體人民也要互相作戰的。我們不但要摧毀敵人的精神抵抗，同時還要毀壞敵人的身體健康。我的想像中，敵國戰爭的確有它光明的前途。我們在對這方面還沒有完全成功，但正在進行各種試驗。據我所知道的，它們的進行情況很好。但運用這種武器是受限制的。它的重要意義是要在戰爭發生以前使敵人屈服。我們所從

事動員至戰爭，事實上在軍事行動以前早已在進行了。我想我們很可能用這種方法制服英國或美國。」

「元首，你信不信美國會再度干涉歐洲戰事呢？」一位年輕的英艦隊領袖問道。

「自然我們應該預防這一番。」回答是這樣的：「如果這種情形發生，我們有一種極有效的新武器來應付它。美國水運關於革命的危機。我很容易地一舉手，就可以在美國境內發動不安和暴動，這樣一定可以使這些紳士們連應付自己的事都來不及。在歐洲，我們用不着他們。」

「在天空中，我們當然是最有權威的。在天空中我們獲得不少勝利的可能性。我們要超過所有的競爭者。在空中我們祇有一個勁敵：英國人。斯拉夫人絕不會學得空中作戰的技巧。空中作戰是一種英雄武藝，一種德國式的作戰藝術。我要建立一個舉世無敵的大空軍。我們要有最巨大的飛行員。當然我們也須要一個強大的陸軍。」

「你是否將採行普通徵兵制呢？」林梅約問。

「非僅如此，我還要採用青壯的強迫工役制，與登陸的輔助兵役制，和我的相比較，顯

得是一種不確定的辦法。我們需要陸軍，軍不單是配備精良的專業軍隊，還需要能適應環境的我們把不樂一九一四年那種地使用他們。從前在戰壕戰爭中，步兵用砲作先頭攻擊，這種砲戰的地位，在未來戰爭中將被革命的宣傳所取代，在軍隊行動還沒有開始之前，我們就要在心理上征服敵人；在敵人還沒有想到採用軍事行動以前，我們就要使敵人的民衆精神頹喪，準備妥協，在精神上處於消極地位。」

他繼續談下去，越來越興奮：「怎樣在戰爭爆發前完成破壞敵人精神的工作——這是我所感到興趣的問題。上過戰場的人都希望避免流血。任何避免沉淪一淌實質的德國血統的方法都是可貴的。我們不願鼓動別國的革命。讓我們把着上次戰爭中羅迦·顧司門爵士和埃爾蘭人的教訓。我們要在敵國內找到那些會幫助我們的友人。我們會知道如何獲得這樣的友人。我們的武器使他們混亂，感情矛盾，孤疑不決和心理恐慌。當然你知道，」說到這裏，希特勒頓頭對我：「革命的歷史，歷史上常常是這樣的：統治階級屈服了。爲什麼呢？失敗主義；他們已經喪失戰鬥意志，革命的教訓，這就是新戰略的秘訣，我從布爾希維克方面得到過點秘訣。我毫不猶豫地如此說，「個人從他的敵人方面才能得到最多的東西。你

知道不知道「苦透打」的道理？研究它，你就會明白我們的任務。」

我們聽着，誰也猜想不到我們確實這些念頭的日期並不遙遠。我想到上次大戰中德國軍隊的高級軍官利用布爾希維克領袖們作戰的種種試驗。那時只是打擊敵人的臨時措置，現在却引伸成一種體系，一種一般的法則。

「在我沒有把握；猛烈的舉可使精神已經頹喪的敵人立即屈服之前，我絕不發動戰爭。」希特勒眼睛呆瞪着一會，咆哮着說：「敵人的內部精神頹喪，瀕於革命的危機，社會動盪不安——這是適當的時機了。輕輕的一擊就可以毀滅它。空襲，神出鬼沒，恐怖，怠工，內部暗殺，刺殺領導人物，全線猛攻敵人防線的羸弱部分，不顧成敗的突擊（全在同一刺那間進行）：這就是未來的戰爭。一個巨大的，全體摧毀的打擊。我祇想到這一件事，並不考慮它的結果如何。」

忽略停片刻，好似讓我們有充分時間去了解他那可怕的計劃，了解那計劃之恐怖的真義之一部分。他的下面一席話是他平心靜氣地說的。

「我不打算在戰爭中演一個配角。我不會聽命於總司令。我要主持戰爭。我要決定正確

的攻擊時機。整個戰爭中祇有一個最有利的時機。我將以鐵似的意志，等候這時期的來臨。我將抓住它，我將盡我所有精力來爭取這一時機之實現。那是我的使命。如果在這一點上我成功了，那麼我就有權利命令青年們捐軀。那時我已儘可能減少人命之喪失。先生們，我們不該自作英雄，但我們必須毀滅敵人。將領們不顧戰爭的教訓，想作一個英武的中古騎士，他們以為參加戰爭和中世紀參加比武一樣。我不需要騎士。我需要革命。我的政策是以革命教條作基礎的。」

希特勒又停了一刻，他接着做結論似地說：「我不怕任何事物。沒有所謂國際法或者條約協定等等，足以阻止我借有利的行動。未來的戰爭有不可從信的殘酷和兇惡。但是這對軍人及平民無所区别的。最不人道的戰爭就是進行着的戰爭，因為它將是最短的戰爭。同時，配合着我們軍隊的全副武裝的運用，我們還要用攻心戰毀滅敵人。我們要像使革命不會在德國發生那樣有把握地在法國發動一次革命。請相信我的話。法國人將頌仰我是他們的救星。中產階級的人們將讚仰我們是社會公正秩序的維持者和永久和平的創立者。這些人民不再需要戰爭和偉大。但我要戰爭。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我的座右銘不是：『隨便做什麼事，別

「你們敵人憤怒！」我的座右銘是：用種種方法，不揮手說，去搗毀敵人。我是願意犧牲的

第二章 反基督教者

這一章中所敘述的一切，我全絲毫不遺地記得起來。它給予我一個不能磨滅的印象。從那次談話起，我對國家社會主義發生一種內心的反感。因為這次我才真正了解它的性質和目的。

在這次談話中，是史德羅引起希特勒的這方面話題的。談話開始時我並沒有留心聽，後來在我後面的希特勒的聲響越來越高，這才引起我的注意。

「宗教，無論它自名爲什麼，全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它們全沒有前途——當然在德國的宗教沒有前途。如果有，那要法西斯主義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向教會妥協。我也將這黨教。爲什麼不這樣做呢？它不足以阻止我，使我不能連枝帶根摧毀基督教，使它在德國完全絕

勝。意大利人是幼稚的，他們可以做異教徒，同時又可以兼做基督信徒。意大利人和德國人根本上是不相信宗教的，他們所信的基督教，在程度上是極膚淺的。但是德國人和他們不同。他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情總是極認真的。他不信基督教徒，就作異教徒；他不能同時兩者都做。此外，墨索里尼絕不會在他的法西斯黨中訓練出英雄來的。他們究竟是異教徒還是基督教徒，是無關宏旨的。但是對我們的人民，研究他們是相信那些軟弱的，主張憐憫，倫理的猶太化基督教條呢，還是有一個對自然之主，對我們民族自身之主，對我們的前途，對我們的血統的堅強，具有英雄的信念？這是性命交關的事。」

他略停片刻，接着說：

「讓別人去斤斤計較吧。無論它是舊約全書還是新約全書，或者甚至它是基督親口說的話，這些全是老奸巨滑的猶太欺詐。它不會使我們獲得自由。德國教會，德國基督教，這些全是牽強附會之詞。一個人是德國人，就不是基督徒。你不能一脚踏兩船。你可以把靈魂的天秤一擱從基督教中擱出來——別人已經這樣幹過。你可以認基督是一個可貴的人類，但要否認他的神性和他那救世主的身份。人們像這樣幹了幾世紀。我相信今日在英美一定有這種

基督——內名爲一神論者，或者自冠以諸如此類的名號。這些全沒有用的，你不能讓它後面的心理。我們不需要把一雙眼睛注在死後生活上而的人民。我們要的是自由的人，這個人帶得而且知道上帝是他們自己。」

不知道是史德福還是戈貝爾說了一句話，那句話我沒有聽清楚——也許是一句問話。「你不能使一個阿里安人相信耶穌，那是胡說」，希特勒接着說：「張伯倫在他的『原罪』一書中所寫的，至少是愚蠢的。你問我怎樣辦？我將回答你：我們要阻止教會進行這種現在所做的——日漸喪失勢力。你真相信民衆會再相信基督教嗎？胡說！再也不會的。這種傳說已成過去，沒有人再會聽它。但我們更要加速那過程。我們要使牧師們去自掘坟墓。他們會把他們的上帝出賣給我們的。他們爲了要保持自己可憐的小職司和小進賬，會出賣他們的十初的。」

「我們怎樣辦？就像天主教會時逼迫異教徒信教那樣：保存可以保存的各部份，把它的意義改變一下。我們要走向頭路。復活節不再是耶穌復活的紀念日，它將是我們民族復興的紀念日。耶穌聖誕是我們的救星的生日：英雄主義的精神和我們民族自由的誕生日。你想辦

些沒有信仰，靠教吃飯的普通傳道師們不會在他們的教堂中宣揚我們的上帝嗎？我敢保證，他們會像海黑格爾，達爾文，歌德和史特芳爲基督教先知那樣，把十字架十字架似地供起來的。他們會不再拜他們「救主」所流的血，而將拜我們民族純潔的血。他們將以德國土地上長出來的蔬果爲神賜，並吃那蔬果作爲全民族永久精誠團結的象徵，像他們在過去一向吃他們上帝的「身體」（指聖餐）一樣。奧禮頓，教堂又將人間的。祇要我們這樣想，有志者事竟成！——那時候教堂裏傳佈的全是我們的宗教。現在我們不必急急求成。」

「聽它自然發展」，我立刻聽見希特勒說下去。「但這事不能強行下去。爲什麼不有一個統一的宗教，不聽命於羅馬的德國教會呢？你想那一切不是太陳腐了嗎？德國基督教，德國教堂，從羅馬釋放出來的基督教！我熟知將要到來的一切，我們屆時自能解決一切。德國民族沒有自己的宗教，就沒有永恆性。德國人自己的宗教是什麼，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我們祇感到這種需要，但這是不夠的。」

「不，」他又在回答一個問題：「這些想建立諾狄克宗教的教授們和神秘的人們祇是講我的事。爲什麼目前寬容他們呢？因爲他們正幫着我在瓦解基督教，這是現階段我們所應做

的唯一工作。他們引起種種糾紛。一切糾紛都有創造性的。它們本身沒有任何價值，但讓它們自由發展下去。他們起着他們的作用，傳教士們也盡他們的作用。我們要迫着他們自內都破壞他們自己的宗教——使基督教失去其信而變為空妄無意義的吹噓。我們會成功嗎？必然而且無可避免的。」

談話逐漸沉悶了。戈貝爾坐在我們的桌上，漢斯更紅格爾從另外一間屋子裏進來參加我們的談話。兩位巴維利亞的領袖提起了普魯士巴維利亞教堂不妥協的反抗事件。

「他們最好還是停止自己辯自己吧！」希特勒忿怒地說：「他們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們已經失敗了。」

他不會陪傳士麥的復活的，他接着說：

「我是天主教徒，當然那是自然命運註定的，因為既有天主教徒才知道教堂的種種弱點。我知道怎樣對付這些道貌岸然的傢伙。傳士麥是個蠢貨。換句話說，他是一個新教徒。新教徒並不知道教堂是什麼一回事。在這些事情上，你必須和人民有共同的感覺和思想，知道人民的好惡。傳士麥拘拘於他自己的條文法令和他的對教會士轉校們，那是不行的。我最不願

來一個「文化鬥爭」，那是個失策。僧侶們自然願意在他們的可憐的小女人前炫耀自己殉道者的冠冕。但我保證，我知道如何對付他們。

「天主教會真正是一個龐大的東西。何等巨大的一種組織！它是有了兩千多年歷史的東西！我們一定要從它那兒學到一些東西。它有校智，它熟諳人情。天主教傳道有深知民間的疾苦。但他們自己也知道他們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他們的聰明不能不使他們看清楚一點，而去從事一種全無希望的戰爭。但假使他們敢動一動，我不會使他們成爲殉道者的。我們要像青蓮那兒那樣處罰他們。我要扯碎他們臉上戴着的忠厚的假面具。假使這種不夠的話，我將要使他們顯出滑稽可鄙的樣子。我將命令攝影師爲他們拍影片。我們要借電影來揭示僧侶的歷史，揭發他們種種的胡說，自私，壓迫他人，欺詐他人的舉動——他們怎樣把國內的金錢騙去，怎樣和猶太人合謀統治世界，怎樣亂倫。我們要把這些影片拍得十分靈動，以吸引無數觀衆。電影院門口要擠滿了列隊等候的人。這影片要能使信教的虔女信男恐懼到毛髮悚立。那青年們一定會接受這樣的影片的——青年們和大衆。祇要爭取到他們就夠了。」

「我敢說，」他結束他的論論：「祇要我願意，不消幾年我就可以毀滅教會的；它是百

分之百的空洞，腐敗和虛偽的。只要我們輕輕一推就可使它整個倒塌。我們要利用他們之實，河荒淫去收拾他們。這樣我們可以和乎調諧地和他們解決任何事情。我將給他們若干年的緩刑。我何必和他們多吵呢？他們爲了維持物質利益，會接受任何東西的。事情不會有問題發生的。他們將認識一個堅強的意志，我們祇要一次兩次地使他們知道主宰是誰，他們就會順風轉舵的。他們不是傻瓜。教會固然是很龐大的，現在我們却是它的繼承者。我們也是一個教會。教會的日子過去了。它不會掙扎，我很清楚。祇要青年們跟隨着我，我不會理睬老人們信教的。青年人是不同的，我敢担保。」

當時，我認爲這一段話全然是吹牛，然而它却很使我渾身吃驚。我從前不曾想到希特勒會「大擺風」到這種程度。後來，我常常記起這段話——在天主教傳教師們以不道德行爲而受審的時候。審判目的是想在衆目睽睽下把他們當普通罪犯似的懲處，然後剝奪他們做「殉道者」的資格。這是狡猾而深惡的陰謀，這種陰謀希特勒該負完全責任的。

第三章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

希特勒對其外交政策的解釋，是比該以後的事。當希特勒自貝希加登仲冬休戰回到柏林之後，他使維希希我，向我表示讚賞我「爲德國利益所盡的力。」

「對凡爾賽和約的鬥爭」，他說：「這是一種手段，並不是我的政策的總樞紐的。我一點不在意德國以前的聲望。戰前德國的聲望，不能作爲我們的革命任務。」

「你是怎樣解釋波蘭的幫助進攻俄國呢？」我問他。

「也許。」他答道：「然而，這確實是個難解決的問題。我懷疑自己是否有力量在那邊發動什麼行動。」

我說政府也許會要求西德邊境以至捷克斯的版圖之擴大（那對波蘭還是相當有利的）

。但是，它不會僅以獲得白俄羅斯區域而滿足。它要求波羅的海上的一條沿海線，也要求在黑海找到一個出海口。

「在我的邊疆上我不希望有一個軍事巨強或者一個新的波蘭力量，」希特勒揮揮手說：「和蘇聯作戰，於我並無利益。」

「這話，」我答道：「波蘭怕不會樂意割讓西部邊疆的。」

「那麼我會強迫它。我在威力可以逼它中立。我要瓜分波蘭是很容易的。」

我閉着特穆維句話的真意何在。

「我們和波蘭所訂的種種條約祇有暫時的意義。我並不打算和波蘭維持親真的友誼關係。我不必把我的權力分給任何人。」他在屋子裏默默無言的來回踱了幾分鐘。

「無論什麼時候，我都可以立刻和蘇聯訂個條約，」他終於站在我面前說了出來：「我可以隨我高興在什麼時候瓜分波蘭。但現在我不想這樣辦。這樣辦所化的代價太大。可能避免的話，我絕不如此辦。祇要我在西方還感到受威脅時，我纔需要波蘭。」

「你真打算和四隣作戰嗎？」我問道。

「你聽了，望著我。」

「你想我們擴充軍備除此以外是爲些什麼呢？」他反問我一句。

我說，我認爲這必然會引起反德國索之防德同盟，那力量德國是擋不住的。

「那是我必須預防着的事。我們要逐步逐步地進行，如此就不會引起別人干涉。我現在還不知道如何辦。但英國的缺少決心和法國的內部分歧正保護着我們這事一定可以辦到。」

希特勒於是談到他最愛談的題目，英國和法國的厭戰主義。我常常聽他談起他的不可動搖的信念，以爲英國不可能再來一次新的戰爭，而法國縱然擁有龐大陸軍，祇要挑動其內部的紛歧，和亂雜的國論，它的軍隊會無所用之，或者坐失機宜。我反對他，說我們這番輕視英法，將來會發覺是大大錯誤的。

希特勒聽了不屑地笑起來。他說他這一輩子不會看到英國再度對德開戰的。

「英國需要一個強大的德國。英國和法國在對德行動上不會取一致步調的。」

「你是否打算派波馬奇諾防線？」我問：「還是進軍荷蘭或者比利時呢？如果你走後面一條路，我斷定英國必定參加法國方面作戰。」

「只要英國索得及加入！」希特勒回答道：「再則，我還可以不通過馬奇諾防線，也不必進入比利時。我可以不損一兵一卒把法國人引出馬奇諾防線。」

希特勒也許看到我懷疑的面容，他勝利地說：

「怎樣辦到這點是我的秘密！當然，」他息了一會兒繼續說：「我得竭力阻止英法合作。如果我們能把意大利和英國拉過來，那麼我們稱霸的初步鬥爭就容易完成了。無論如何，我們不要相信這個退化的猶太式民主國（英國）會比法國或美國更有生氣。不難刀兵和爭端去繼承這個頹敗的帝國是我的使命，但是，必要時我也絕不畏懼對某一擊。拿破侖吃敗仗的地方，我會打勝仗，現在，海島有什麼關係，我可以在英國海岸上登陸。我要擊碎它所有的城市。美國現在還不知道自身處境的危殆哩。」

「假使英國，法國和蘇俄聯合起來呢？」

「那就死了。但那時即使我們不能獲勝，我們要把半個世界拉在一起，和我們同歸毀滅，絕不讓任何人征服德國。第二個一九一八不會再演的。我們不會再屈服。」

「據說那樣的事態不會發生的。」希特勒壓抑住高漲的興奮，接着往下說：「那樣的

祇有在的專業盈餘失敗時才會發生。如果那樣，我會覺得是不該擔任此高位的。如果錯是我犯的，我自不會充罵任何偶發事件。可是祇要有堅韌的意志，幸運一定會隨着處

我講到上次戰爭給德國的教訓，認為：用我們太大的政治野心去引起各國的反感，到頭弄到我們陷於沒有親友的境地是不聰明的。我以為對德國最實惠的方法就是不用武力，利用政治手段，以完成局部的，但是不斷的目標。

希特勒對我不耐煩起來了。

「假使德國不僅局限於大陸國的局面而要成為世界強國（假使它要生存，它一定要成一個世界強國），那麼它必須獲得完整的主權和獨立！」他叫喊着：「你明白這意思嗎？你難道沒有看到德國的生活空間怎樣地被支離，被局限，使德國降為歐洲第二流國家嗎？祇有在自己生活空間中能獨立生活而且能有軍事防禦的國家，才能成為世界強國。祇有獨立的國家才是真正的獨立國。」

「俄國就是這樣的國家，」他接着說下去：「美國、英國——但祇是用人爲手段完成的

，以其人口地城論，並不如此的。在某一點上說來，法國是這樣的國家。我們爲什麼不如它們呢？難道這還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缺點嗎？難道我們雖然事實上比英國法國合起來還要強大，而甘願不顧我們自己的努力效率，不顧我們的工業和軍事情緒，永遠處於被壓迫的地位之下嗎？這就是我爲什麼要爲德國爭取空間，爭取是否防禦任何合以對我的空間。和平時期我們可以過得下去。但當戰爭時期最重要的就是要獲得行動的自由，因爲戰爭時期的國家，對外界有性命攸關的依存關係。我們沒有海岸線而必須依賴國外商業來往，這種情形託諸我們將永遠處於政治上的附庸地位。

「我們要空間！」他幾乎是在咆哮：「有了空間我們才能對任何各國之政治或軍事同盟國取得獨立對壘地位。在東方，我們必須統治高加索以至伊爾。在西方，我們要取得法蘭西岸。我們要佛蘭德和荷蘭。最重要的我們要取得瑞典。我們必要成爲一個殖民帝國。我們要有和英國同樣強大的海軍。德國獨一之物質基礎隨着技術和軍事需要之增加而擴大。我們不該讓瑞士麥那把眼光縮在國家範圍以內。我們要統治歐洲，成爲成爲一個真正的國家，或者分裂成許多小國。現在你該明白我爲什麼不願在東方和西方受人壓迫了吧。」

我問他這是否等於逆天行事，是否想用武力來求得唯有聯盟政策所能達到的效果。

「英國又怎樣呢？」希特勒對我喊道：「英國難道不是用聯城強盜的手段來建立它的帝國的嗎？那是『聯盟政策』，還是武力呢？」

我國答他說各時代所用的方法不會完全相同，一個半世紀以前所用的建立殖民帝國的方法，已經不能運用於現在了。

但是希特勒完全不這樣想，他用拳頭拍着桌子，提高嗓子叫道：

「你錯了，先生，你十分錯了！世界上只有一件東西永久不變的：武力。建立帝國需要的是刀，是劍，是炮的武力——不是聯盟！——

他興奮地在屋子裏來回踱着：

「我要在中央放置一個不可溶解的大德國鋼軸心。其次開展到奧地利，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以及西部波蘭。一個一萬萬不可毀滅，沒有敵寇，沒有異族成分的大集團，作鐵城的獨立鞏固的基礎。然後再伸展到東方的盟邦：波蘭、波羅的海諸邦、匈牙利、巴爾幹諸邦、烏克蘭、歐洲加羅林、普魯士。這些國家並不是以同等地位和我們締結同盟，他們將是鐵城的

願，沒有獨立政治和經濟地位的附庸國家。我不想在感情的立場上做任何讓步。例如對東邊匈牙利那種行動。我對友人和敵人一視同仁。在西方，「小國」的時代也過去了。我也要建立一個西部聯邦，包括荷蘭、佛蘭德、北部法國和一個北部聯邦，由丹麥、瑞典、挪威組成。」

希特勒寂靜片刻，沉緬在他的幻想之中。

「各國之間的力量關係是不斷地改變着的。」他立刻接下去說：「但是，過了某一定點之後，所有的改變都會對德國有利的。中立在今後是不會再有的，中立國將要受強國的影響和支配，他們將被吸收同化。這些事情不會在短期發生的。我要以鋼鐵般堅強的意志，

一步向前進取。」

詳細描述這些計劃是毫無意思的。這些計劃的若干部分已經實現了，例如像奧國的合併和捷克的支解等。但在某些例子中，確可以看到和原來計劃相反的情況。閃擊戰、突擊戰、捨西擊東（波蘭）、突然進攻北部——這些是在公開戰爭中採用的戰略，而在敵人內部鼓動革命式的分化，則以攻心戰的方式出現。

希特勒的幻念概新全球。他要攻擊英國最弱的幾環，要攻擊印度，同樣要攻擊加拿大。

他計劃着佔領瑞典和荷蘭。荷蘭在他看來，是攻擊英國本都最有價值的根據地。

「在八小時以內我們要突上他們的海岸。」他告訴我，語調中充滿惡毒的勝利氣概。他說也許要發生一種環境，在那種環境中他或許將冒險發動一次大戰爭，那時，他要保持防禦地位，讓敵人先採取攻勢的步驟。祇要敵人這樣動手，他立刻先佔據荷蘭、丹麥、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改進自己的戰略地位，同時在某種保證下，他要作和平建議。

「如果他們不願意言和，他們可以試着趕走我，無論如何，他們將要肩起攻勢的負擔之大部分。」

我說如果再來一次封鎖，也許德國又會吃敗仗。希特勒聽了笑道：

「英國的海上霸權時期已經過去了。空襲和魚雷艇戰術已經使洋面艦隊變成陳腐的門面東西了。在決定勝負的戰爭中，艦隊已經不再是主要的武器了。」

這次談話中另外有一個話題，很使我感到奇怪，那就是希特勒對義大利的見解。他幾乎用一種仇視的輕視的態度談論法西斯主義，認為是一種不澈底的主義。

「義大利永遠不會訓練成一個戰鬥的民族。法西斯主義也不了得我們這偉大的動盪時期

的意義。我們當然可以和義大利暫時保持聯盟；但最終我們國社黨是獨立籌謀的，是唯一的。知道一切鉅大轉變的秘密的人羣，所以只有我們才配做未來的主宰。」

他接着說，如果德國想在危急之秋，依賴義大利的話，那麼德國算是倒了運。

後來，有一次，我又聽到了希特勒對俄國的計劃。

關於這些計劃，希特勒這樣說：「如果可以改善我的地位的話，我沒有不和俄國訂立條約之理由。這並非不可能的，而且它大部份還要看波蘭的態度的。但是這樣一來，我們將不能獲得我們所需要的一切了。我們不再能夠成爲一個偉大，征服世界的國家了。相反地，我們要彼此之間猜忌更甚，這樣的條約結果還是無可避免地會引起一場大決戰的。世界上祇有一個統治者。如果我們要做統治者，我們第一必須打倒俄國。」

我解釋我所說的並不指德國和俄國締結聯盟，我說德國要和俄國暫時敷衍一下，作爲掩飾本來面目的煙幕。我很同意，一個硬性的聯盟對德國也有危險性的。

「甚麼？」希特勒尖聲地問：「我並沒有談到這樣的專情。」

我聽，當然，德國毒化之危險是相當的大。

「從前幾時有過這種危險，將來也不會有的。」希特勒答道：「並且，你等等，事實上德國不僅是布爾希維克主義的國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陸上帝國，有充分的力量足以把整個歐洲拉到它懷抱中。德國會全部奪取它所有的伙伴，那才是真正的危險：你將永遠跟它走，否則嚴格地和它不相往來。」

那時，我說，假使我沒有誤解他的話，那麼他是在作爲一帝國的俄國和布爾希維克主義的俄國之間劃了鴻溝的。但是，爲什麼德國不能同俄國以主權國對主權國的身份締結協定，這一點我總覺得莫明其妙。我認爲唯一的困難該是永遠對我們有危險性的布爾希維克主義。

「德國不會變成布爾希維克主義。但是布爾希維克主義會變成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哩。」希特勒答道：「並且，還有許多成分使我們和布爾希維克主義接近。那就是黨派的革命情緒；除了有猶太血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居住的區域以外，這種情緒存在於整個俄國。我總是假定有這種事情之存在，因而已經頒佈命令，允許從前的共產主義者立即變爲本黨，不須再經過的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領袖們永不配做國家社會主義者，如共產黨領袖者儘量殺滅的。」

我提出警告性的異議，指出國社黨之有計劃的容許共產黨深入黨的組織所帶來的危險。大多數離開共產黨加入另外黨的人，都是第三國際的間諜。希特勒堅決地反對這種提議，他願冒這一類險，他說：

「我們有堅強的意志，有足以改造人類心理的轟轟烈烈的運動，能一反別人的成見而改造他們。」

也假他不怕第三國際之間諜，他不再畏懼德國共產黨人造成國內之不安寧。如果他不和俄國訂立條約，那麼他還準備再有一次革命，這個革命可以使他永遠不受共產黨對克思主義幻想的威脅。

「一次社會革命會給我許多新的無可懸念的力量。我不怕革命的共產宣傳日益擴大的。德是俄國，不論它是我們的同伴還是敵人，它總是和我們同等的國家，所以我們必須隨時準備。德國和俄國正處於一種互相補充和得益的地位。我也可以說它們是天生的「一對」相輔相成的國家。面對我們的危險是在我們或許會被它吸收，或許會失去為一個民族的費希特勒。請注意那些德國人在俄國住了之後，就不再像個德國人的事實嗎？那樣廣大的土地使他們

幾遍了。盧森堡所以對俄國人深惡痛疾，也不過是因為他們不答應他做個俄國人罷了。」

我聽到許多年輕人——年輕的保守派，年輕的普魯士人，年輕的士兵和工程師們——那認真和憤慨的聲調是保障德國的前途之道，這是多麼可怪的事。希特勒顯然不愛聽這種的話。

「我明白你的意思——這些『普魯士社會主義』以及其他議論。這是我們的將軍們在玩着戰爭的政治遊戲時的那一套。他們全以為軍事聯盟對他們是有利的。他們突然覺得自己並非資本家！他們很高興他們這種一知半解，以為他們的普魯士社會主義是經濟上和個人自由上的一種操場教範。但事實並不那樣簡單。我明白工程師會對他們的『計劃』感到愉快，但事情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他們以為事情僅是以我之技術去換人之原料。可是，工程師們將在從那通得到的東西是特別惡劣呵。」

他接着說：「一個有生產計劃和生產區域的殖民帝國界的工人組織的信息，只是文夫們頭腦中的非非之想而已。它們全是混雜、虛偽的，同時因為它有礙國家社會主義的發展，所以將成爲普遍的危險。也許我無可避免地要和俄國締約。我要把這一着當作總籌的一着棋。儘管它是我一生的孤注一擲。但是，這一着絕不能當作文人們構思虛構的談話資料，也不

請實現得太早。而且它也不能阻止到日後之轉變方針。阻止我在西方達成我的目的之後，轉
向俄國進軍。因爲我們的發展變遷是直線進行的見解未免太幼稚。我們可以隨時轉移視線！
而且不單限於軍事方面。

「可是在目下，我們不妨保留這關係，說布爾希維克主義是我們的死對頭。我們要從此
次簽訂停戰協定時我們軍隊所駐地點出發，向前推進。不時防範並粉碎可怕的泛斯拉夫帝國
之軍，仍然是我們的任務。在這個強國的陰影之下，德國很難拾起頭來。我們該聽着斯捷克夫
東方比歐洲其它部份多要肥沃。我們一定會碰到這樣一個威脅整個歐洲的危機。我們無論如
何都難免一次德國種族觀念對泛斯拉夫種族觀念的決戰的。這裏是一條無懈結合的鴻溝。我
有任何相同的政治利益可以挽救它。我們必須用德國的種族信念來爭取與法定永遠壓倒的
斯拉夫大衆。祇有我們才能征服這廣大的大陸空闊，而且這種征服全靠我們戰利品。並不
能通過德蘇之結盟，我們要用自己的力量去鬥爭。征服全球之門爲我們開着，如果對我有助
的話。我並不拒絕和俄國人攜手同行一段路。但是幫用草，僅在使我們日後能更快捷地回到我
們真正目的上去。」

第四章 世界的主人翁

難道是希特勒對俄國的稱頌嗎？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希特勒是個技奪每個適宜機會，準備乘水推船不勞而獲，祇打算鞏固他自己的地位，不惜放棄他過去所主張所爭取的一切，並沒有固定政治目的的人。或者他是爲了要提高自己的地位，臨時虛構一些關於蘇聯的話。他總是愛裝腔作勢的。他能够記住聽到的話，而且能够一字不遺地重顯出來，而使聽者相信這是他自己的話語。他或者會向希特勒談及和他談話的人，說他完全和對我說過的事相反的話。

希特勒的政治內容是絕對的社會主義，它可以把一期俄國奉爲金科玉律的黨綱，先表現在一紙，他的過去依然糾纏着他——他過去是一個準備接受任何論調的副任而工作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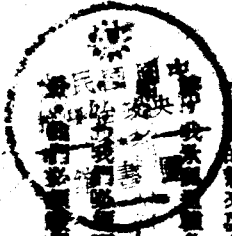
答，今天納馬克斯主義者發款被，明天也可以接受巴維利安復辟運動者的津貼。這種政治態度有兩種特性：第一，有一種難以令人置信的說謊能力，第二，說話不負責，片刻之間，可以推翻自己的允諾。國社黨大部人員，以希特勒爲首，全像歇斯的里病婦人似的，很容易忘記他們不願記起的事。任何和希特勒有交往的人都有和我幾次三番所遇到的同樣經驗：祇要向他提起從前說過的話，他不是設法辯解，就是聲稱他從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只有慣於實弄這種玄妙的人，才能不顧一切，反覆變化，祇有似這樣，一個被信爲一個嚴正哲學的宗師的人，纔能爲了保持權勢，完全否認他全部的過去。

在前章記述有關外交政策的談話中，希特勒還說過其它值得記起的話。例如他又提起斯拉夫血統和德國血統混雜的危險。他說道：「德國民族性會不成問題被改變的。」

3. 我們的血管中斯拉夫血液已經够多了。你沒有看到，」他問我：「德國今日的總督羅賓中有多少人有新拉夫名字嗎？」似乎研究這道一個問題的人，纔告訴他一個半世紀以前的情形，和現在全不相同。向他作此種報道的人，曾在普魯士法官和律師、以及其它有類似地位的人羣中做過一個特別的調查。那人還告訴我說罪犯中有斯拉夫名字的人，占一個畸形

Their names are



希特勒停了一會兒，我却不發。

「至少！」他說下去：「我們要防止異族血液在我們民族血統中擴大流傳。如果我們在最近的將來要佔據具有相當多的斯拉夫人口的土地（我們不能馬上把他們淘汰掉的），那末，我承認這種危險是不會消滅的。看看奧地利，看看維也納！德國人在那裏遺留下些什麼？他們必須發展一種減少人口的技術。如果你要問我說的減少人口是什麼意思，我的意思是：『這是我們保證維持德國人口的使命之一部、』」

這話真比。

「這種話可以引出一個什麼樣的結論呢？」希特勒問：「一個低級的民族，盡在逐漸地向上層社會中去。這對德國民族真是一件心腹大患。他們會失去自己的民族性，他們的語言將被外來民族所承襲。整個民族，雖說說來還是德國民族，可是德國精神却像寄託在客人家裏似的。真正的德國人在他自己國家裏倒像一個被人容忍的陌生客人。猶太人早就在這方面盡力不少了。」

是說我準備繼續軍攻。這是戰軍實行的。——這，也許以說是我的專權。——「這是一場戰爭，因此，我們應可以獲得十分份額。假使我能毫無剩餘地犧牲我的精血，我也能死於這在拋進戰爭的地獄之中，那我當然有權利把千百萬的，繁滋如畜牲的劣等民族移去！而這「繁滋如畜牲」，豈不正是我誠；我祇需採取有系統的方法將他們大量處置與移去，倘如我會他種別的男人和女人隔離若干年，你該記得世界大戰時，日進下地的喪殞率吧？那時由於戰爭所引起不可避免的結果，我們為什麼不能等在若干年內完成呢？彼劣等種族衰滅的、疲瘁痛苦的、至少不必流淚的逐漸淘汰的方法多得很呢。」

「而且，」他又說：「我將毫不猶豫地把這事公開宣說。法國人在戰後想怨德國人比法國人多二千萬，我們接受這個批評。我們實成有計劃地減少人口。可是將來那是我們有與他種減少人口之不滿，我們的親友們也會責備我們的吧。這些年中世界上每處都有能保衛與小者，現在，我們決定重新征死者，保護死者是時候了，用我們力量所及的種種方法去防身斯拉夫族的新加，這是在任何時期美國政治界的主要任務。天賦的本能非但與人們去延遲敵人，並且將他們毀滅敵人。從前，勝利者有特權毀滅整個部落、整個種族。我們逐漸地、避免

處進去執行這一職責，或讓來去的人道。我們應該記住，我們所使盡力不該是以人之勇氣為我者，應是於人而也。希特勒已經說在未來戰爭中不能再有中立國家，他同時說得最精確比利時跟北都諸邦一樣地屬於德國。未來戰爭中，他最初策略之一就是佔領瑞典，他不能讓新地的納維爾國屬於英國或者俄國勢力之下。

② 我說用武力征服這樣一片廣大而且大部荒涼的半島，須要消耗極大的國家資源。希特勒說我們並不準備發動，我們只要佔據重要港口和工業中心，特別是佔領威爾遜區域。

「那將是普魯士及後來沒有過的大戰，有趣的行動，」他說：「我將繼續的保衛，聯合者希特勒或華，我將保衛的進軍。瑞典人不會有任何地動搖堅強的防禦抵抗的，但下島與那軍和衛進軍中有一二次失敗，我們還能保持很多軍事據點。」

「因為書其來書，於是他又說為了要保證瑞典行動的政治成功計，我們絕對必須在瑞典建立一個新的獨裁者或獨裁者的制度。只有這些獨裁國家社會主義戰爭取得平均的獨裁者或獨裁者的政府，才能保證進行動把北部諸國永遠和大德意志國統一，否則，德國也永遠與人不合書其。」九〇五年那條（希特勒在瑞士和德國境內）

「我原擬可謂方法使他們在遭受這種決定時不感覺痛苦。」他解釋道：「我更要宣稱我對他們毫無仇意。我要告訴他們我並不想征服他們，告訴他們說道完全是很自然而且為滿典人所自願的聯盟，假使瑞典不是因為畏懼英國和俄國而保持自毅的中立政策的話。我將告訴他們說我是來保護他們的，由此而給予他們中間之親德份子以依照他們的自由意志以決定誰是的機會。」

我承認我第一次聽見這些話時，並不怎樣重視它們。但我現在相信這些話是應該重視的。然而有一件事是一定的，希特勒既不關心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純阿里安血統，也不關心北歐傳說中的黃金賽維主義，他所關心的只是總領區域而已。

世界宣傳隊

德國在世界各地的各種組織的地位完全是一律的。這些組織的功銘，不自知的在被人新造著。祇有歷史會告訴我們究竟有多少信賴和信仰被胡亂地摧毀了。所有這些德國海外組織

都變成了雨後春筍似地生長着的宣傳機關滋長地，在黑暗中擴張着，通過各種設備，發展至有力的間諜機關這最高峯。每個德國人，無論他還是德國籍，或是改入了所居住國的國籍，都被納入這巨大的機務工作者。只要沒有明白宣佈反對納粹，這些機關多少是政治宣傳系統中的一環，超過法律限度的間諜中心。

參加工作的人很少知道所進行之工作的性質。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各黨團互相爲爭取權柄和利益而明爭暗鬥着。德國海外組織曾經如此互相進行着鬥爭卅載年之久。無論新舊的政治區域中，都有這種下流的攪鬥路事情，高打着效忠元首的旗幟，討好德國母親的那樣統治人物，即是那些掌握德國財源，以及有力量給予那些海外野心家以虛榮尊號的人物。很不幸的就是德國政府中這樣的人物太多了。在德國至少有七個黨的組織管理那些爲進行宣傳和情報工作而成立的海外德國社團。他們沒有一個真正以母國榮耀與德國精神爲傲的。他們都從事使國外德國人民成爲鉅大的囊括全球的特務工作系統之工具。

德國海外組織之間瀰漫着妬忌和爭執，牠們中間常起糾紛和傾軋，使外國人見了感到奇怪與難觀。他們都易於認這種政權的爭執是德國的事情，因而正以他們越不起這些無聊之爭

，維護了它主要的過渡的危險性。

我曾經參加過一個德國海外僑民的集會。會場中的談話並不驚人。但當我和總的代表們，即希特勒青年團團員，盧森堡組織，捷連隊隊員以及其他黨方面的人員談話之後，我就發現了事實上他們真正在幹些什麼。後來，別人預告我慕尼黑「德國學院」的真正目的（我也會做過暫時的學員），我才明白海外德籍人士爲了納粹世界革命的利益，怎樣被利用着作犯罪的行爲。

此後不久，我偶然聽到希特勒自己的意見。這次有來自其他各國的德國組織代表數人出席。

「先生們，」希特勒開口道：「你總被委託進行一件最重大的事業之一。你們的工作並非祇限於目前所致力的散佈並加強德國精神。你們必須訓練成一個鬥爭的隊伍。你們努力並非爲德國精神爭取議會權和各種有限的特權。這種權益非但不能幫助我們，也許還會成爲我們的妨礙。因此今後你們不可依自己見解去努力，而必須服從命令。你們看來似乎有各的專，從較高的觀點看來，也許反而是有害的。所以我對你們第一個要求是專一的服從。你們不

是制定在你們區域中須作何事的法官。我也不願隨時仔細地向你們解說我的真正意圖。你們的願望就是你們信任我的結果。這也是爲什麼我用不着老式的議會制度下的代表們的原因。這個人（先生們）必須退位。在過去他們想試用自己的辦法去解決問題。現在我們不需要他們了。如果他們不甘願放棄現在的職位，你們必需用任何必要手段去推倒他們。德國海外團體的政策以後不必再經過討論和票決，它由我，或者由我的代表，黨同志赫斯在此地決定。

「你們既然身爲我們德國鬥爭運動中的前衛，你們必須使我們可以完成各地域的佔領。你們具有我們這些年紀較大的人在上次戰爭中所具的種種職能。你們是軍隊的前哨。你們必須擔當我們自己一切攻擊的準備。你們必須認爲自己是在戰場作戰。你們必須受軍法的部勒。現在，你們可以說是德國國家最重要的一部。你們爲了祖國前途所作的犧牲，將永遠被整個民族和我銘感著。」

「這是個好的主張，」他強調著說：「每個國家中至少該有兩個德國社團。其中之一能曾經發表對所在國的忠誠，同時發生取得社會和經濟聯系的作用。其它一個可以帶點革命性質。這種社團必會隨時準備受我或者其它德國當局的中斥。我要明白昭示你們，我認爲在

外國作所在國公民的德國人，和德國母國公民沒有任何區別。在表面上我們似乎應該顧到他們的所在國之公民資格，但你們的任務就在訓練一切海外的德國人，無例外無條件的，將效忠於外國的義務放在效忠德國的後面。只有如此，你們才能完成我將委託你們很多的困難任務。我必須讓你們自己斟酌用什麼方法去訓練你們的海外同胞，使他們遵守道新的紀律。磨練阻礙是難免的。但是我祇要看到你們成功。我不會注意你們所用的方法的。反對你們的人必須要知道他們不會從德國政府得到好處的。他們將永遠被摒於德國之外。而且在相當時期之內，他這種陰謀叛逆的態度一定會受到懲罰的。」

希特勒這樣結束他的演說：

「我們是否能夠藉比較容易的方法，避免流血而達到我們的目的，先生們，這全靠你們的努力了。你們要善為準備。德國將把它的威力，遠揚於國境以外，你們在海外也有道義的任務。忘却你們一向所知道的东西。我們不是在追求平等而是在追求主權。我們不能把時間耗費在「少數民族」權利，或者其它無益的民主政治錯誤觀念上。祇要德國強大勝利，沒有人期待你們的。爭取德國的世界領導權是你们的使命。如果你們成功了，那國不必經過

任何虛偽或者資格陰險，你們也就立刻成了領導人物。以德國民族的名義統治這些被征服的國家，這也是你們的工作。你們將來就是我滿在各國統治各族人民的總督（這些國家和人民現在還在追尋並且壓迫着你們）。從前一度是我們的障礙——過去百年中分崩離析的德國當局，把千百萬的德國優秀人民向外移居，讓他們成爲外國文化的培植人——現在是我們的光榮了。猶太人祇因爲人口散佈各地而成爲囊括世界的強大民族，同樣我們這些真正的上帝選民，今日也散佈世界各地，成爲一個無所不在的民族，成爲世界的主人翁。」

第五章 外國人是奴役

這些展覽的第一家雖然大還是沒有裝飾的款式，顯然是和經理的等階展覽的特殊展覽物，顯的偉大、精緻、完整的卡片來訂制度；這是它的另一方面。顯的展覽、裝飾、顏色、圖案和這些的展覽物。這時的油畫：這是另外一方面。我有一次來聽萊特勒和他是個顧問作秘密的繪畫的繪畫，面對着一幅油畫畫了好幾個鐘頭，那幅畫大體顯着一種新的繪畫，這畫畫如此類的繪畫。許多人，像在我最後幾個月繪畫，像在一堆平原上，從布魯的島嶼中，像個學生的繪畫光輝來。一張令人難以忘卻的下列作風，一種筆跡納（一八一三）決在筆跡顯顯的繪畫中，顯着北極圈社會主義色彩，這樣的畫，掛在二層樓上，所謂小會廳中。

盧德維氏 (Dane) 現在是畫廊畫家，畫有一小個人頭畫兒來對繪畫，東方畫家們的

主要結果。這原是新一「政府領袖」中年紀最輕的黨員，希特勒的親信侍從人物，他最喜愛其
澄清德國未來的東方政策。

（二）羅蘭（德第二任夫人出身於德國——波羅的海老貴族之家。）完全把黨方的小布羅魯原
社會主義者的見解予以革命化，而代以一種截然不同的德國土地政策。希特勒那時正想用自
己的主要爭取易北以東地方的大地主們，因此極力贊同羅蘭的見地。這次的討論，實以羅蘭
味來的東方政策（作爲德國新土地政策和反自由主義的人口計劃的基礎）爲內容。

羅蘭在波羅魯手下一個黨員站起來講述「東方空間政策」（波羅魯稱作德國東方政策）所牽
涉的範圍問題。他說在那邊必須事實上條上大戰爭開始時那樣，成立許多國家的聯盟。一個
網輪心，一個中歐大國；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奧地利作爲中堅部分；再有一小圈附屬的小
國家；羅蘭述者的解釋，說這就是德意志帝國的輪廓。波羅的海沿岸諸邦，中部波蘭（完
全由嚴格的波羅魯觀點來劃區，使其在波羅魯領土上沒有海口），較大的匈牙利，塞比亞（
Serdia），和克羅第亞（Croatia）分割爲若干區），一個國土大前的羅馬尼亞，分割爲若干
獨立部分的烏克蘭，南俄和高加索諸邦；這是幫助德國成其強大的未來聯盟國。在東北部，

芬蘭的糧食。在東南部，喬治亞和葛路茲亞（Georgia）。但它們必須由一個共同軍隊共，同商業和金融，共同外交政策來連結為一體。

但是，講述者接着說，如果「殖民」和「減縮人口」的政策不能實行，這些事情全是驚人說夢。是的，減縮人口。東波羅的海區諸種族的生殖繁殖力，對猶太古白人種確是莫大的威脅和危險。由於戰後布爾希維克主義的土地政策（把大財產土地分散給小農們），這種繁殖力激增到了可驚的程度。為減少其繁殖，必須把小斯拉夫農民從土地上趕出來，使他成為沒有土地的勞工。必須把耕地大體上交在德國人手中。「東歐的大地主農夫必須是德國人。」——無論是作德國農夫的佃工或者作佃工的工廠工人都好，外國農夫必須再度成為勞工。

另外一位發言人更說明了農家政策進一步的政治作用。他說，在德國本土內最好沒有「殖民」。這是避免真正問題的上好方法。「殖民」總是指居住在種族不同的異國土地上，也就是征服新的土地。

「白魯賓公司的繁殖辦法是一個罪惡！」發言者興奮地叫道；「他們以中國人的觀念來引誘德國人民。沒有內部殖民，只有用武力征服異國的殖民！沒有小農耕種，只有大量耕養

，建立新的地主政權。

就是前次大戰以前，因為威廉大帝時代精神多少沾染一些自由主義色彩，所以對這重大問題也難免有一個總的誤解。於是直接和期望相反地得到這樣的結果：德國人口不加，斯拉夫人口反而增多。有系統地破壞了大地主耕種的土地政策，必須堅決地加以取締。將西德德國小農場重新建立為可以運用馬匹和機械的大農場經營是必要的。從凡爾賽條約上德國的情勢新的土壤上，軍振被毀的德國財富，特別把東方土地的大地產移入德國人掌握中，也是必要的。德國將推行一種遺產法，把沒有遺產繼承權的移居到東方，使他們自己在那處或當大地主農夫。在德國本土的小田莊會逐漸合併，這樣農業人口可以減少。

紳農運動這件事不會在德國本土發生，而要在國家社會主義所征服的，德國統治下的東方土地上發生。除了若干種族以外，德國農業勞動者必須成為農夫，或者成爲輔耕工人。農族的制工，將在低工資下從事農業勞工。新的奴役制（或者乾脆就是奴隸制）一建立，人類文明是不會再進展了。同時，只有這樣，才能實行足以使德國的農產價值接近國際市場價格的農產價格政策，那是一件遲早不可少的事。

「各位黨同志，」希特勒對答道：「我們在此地討論的一切必須保守秘密。我認爲我黨若干同志都對此有所誤解。但是這話是對的。我們必須把不知不覺地背在背上的自由主義鴉蛋亮打碎拋掉。這事對我們大部人是不易辦到的。我們從生活的枝節事件中得到了種種觀念，但却忘去它們的源淵。」

「在大體上，我贊同這禮等人所說的我們東部，就是「東方空間」政策。只有一件事必須永久爲我黨同志所記取：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堅如鐵石的力量核心作中心，我們就不能成爲偉大的政治家。以八千萬或一萬萬殖民德國人結成的強大核心！我第一件急務就是要建立這種核心，非但能使我們所向無敵，而且要保證我們永遠凌駕歐洲各國之上。我們只要在這點上成功，其它的事，就容易辦到了。」

「這核心的一部分是奧地利，那是不必贅述的。但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以及以某些天然戰略地城爲靈頭的波蘭西部，也屬於這一核心。其次——你們切莫忽視這一點——波羅的海諸國也是它的一部分。這些國家，數量起來總帶着一層德國血統的種外族。現在，在這些區域中，異族佔着統治優勢。假使我們想建立永久的大德國，我們必須急起直追這些異族的

重做。忽視這點是該負咎的。我們的時代供給我們以技術，使我們可能很容易地轉移人口。並且，和戰後國內數百萬人民移居的事實相較之下，我們要做的事看來是相當渺小的。

「波希米」

勞

除拉維流域以及靠近德國邊界的東部地域，將移殖之以德國農民。我們要

把捷克人和波希米人移殖到西伯利亞或者伏爾加河流域去，同時我們還得在其它的新協約國中替他們找一批後備員。捷克人必須被驅於中歐歐洲之外。只要他們殘留在中歐，他們總是布爾希維克瓦解的中心。我們祇有能幹而且願意完成這種偉大使命時，我才會毅然使另一代德國青年流血。在這種代價之下，我將毫不猶豫地發動一個須要二三萬德國人犧牲性命的舉動——我完全明白犧牲之慘重。」

希特勒接著說：

「我想這些事是無疑問的。德國重整軍備之後，這些小國一定會自願地來和我們聯盟的。但是我們並打算建立一個和平的小派歐洲，以德國叔叔作中心，愉快地縮短他孫子們的學習時期。我們不能養虎貽患。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建立在政治上和生物學上永遠堅固的德國歐洲之基礎。」

「與各位奮鬥志！我並不第一在經濟上著想過。當然我們需要這國家的麥、油、葡萄酒。但是我們真正的目的是在建立永久的統治權，把這種統治權保持到子孫萬世而不拔。政治的或有經濟的約定等等都不能完成這種使命的——那些全是自由主義的把戲。結果只有造成國家民族的破產。現在我們正兩對者建立一個新社會秩序迫切的需要。只有在這方面獲得成功之後，我們才算解決了天賦給我國家民族的使命。」

● 他說馬克思主義的所謂無階級社會，簡直是發狂。秩序總是階級秩序。有真正的區異才有真正的貴族存在。我們不想消除人類的不平等，而且相反地，我們願使它更趨劇化，像古代文明時代那樣，建立不可磨滅的鴻溝，使這原則變成一種法律。世界上並沒有金人銀平等的權利。我們要有勇氣去把否認人類平等的論辯做我們一切動作的基礎，並且要公開聲張。德國絕不會承認其它民族和德國人享有平等權利。把其它國家置於我們統治之下，這是我們的任務。德國人民受命於天建立一個世界的新貴族階級。

希特勒於是就向我們描述未來社會的情況：

「世界上將有一個最高階級」，他說：「它是一個經過鬥爭的階級，由許多不同原來集

合成的歷史階級。這中間將含有大統的各層黨員。他們將成爲新的中產階級。另一方面，無論是曾經屬於大布爾喬亞階級的人，大地主階級的人，勞工階級以及職工們，都要變成無名的生產服役階級，永遠被壟奪公權。他們的經濟的，以前的社會地位也將不值一文。這些不合理的歧異用一個革命手段就可剷除。但是在他們之下，還有一種外國種族作爲臣服階級；我們毫不遲疑地可以把他們名之爲新奴隸階級。

「當然我們也該允許其它民族中對我們的主義有供獻的人員參加統治階層。在這一點上我完全贊成達禮和希特勒的意見。種族和生物學上的問題祇是全部進程中的一部分。事實上，我們將來很快地可以打破今日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範圍。黨同志們，世界帝國當然是由民族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但是民族主義在帝國形成後，立刻就要被置諸腦後的。」

「而這點使我想到了，」希特勒下結論說：「我們所謂教育和競賽的問題。正如我們今日在此處會講中討論的一切，本宜灌輸入普通黨員頭腦時，我們應該結束一般所謂普及教育普及教育就是自由主義自身創立出來以自取滅亡的腐蝕、釋解的毒藥。」

這裏，希特勒故意停了一刻，好像讓我們可以有暇咀嚼他這種對普及教育所下的驚人定

義。於是，他結束他的洋洋大論道：

「對每一個階級，祇有一種可能的教育。祇有純粹階級人物和某些特准人物才有絕對自由的選擇教育的特權。全部科學必須受繼續不斷的強制和選擇。智識是生活的輔助，而不是生活的目的。所以我們可以允許廣大的下等民衆不受教育，不識不知。而在另一方面，我們自己必須拋棄一切人道的科學的成見。這就是我爲什麼要在未來的貴冑學校中，我將允許宣揚自由人的福音——所謂自由人是生死的主宰，是人類崇拜和迷信的偶像，他們知道如何控制他們的身體，他們的肌肉和神經，但同時他們不受任何所謂「自由」的精神和科學的引誘

。1

第六章 美國

一天晚上，我參加一個談話，這談話最能顯示出希特勒對美國的政治見解，並顯示出即使在那時他的計劃是多麼遠大，同時可以證明認爲國家社會主義之政治目的祇在東部和東南歐洲的信念是錯誤的。

一位衝鋒隊的忠實而首要的人員剛從南美洲回來，希特勒召他來談話，問了他許多問題，喝過咖啡，他又滔滔不絕地打開了話匣子。他的敘述顯然並不詳細，他不過是重複着他自某些雜誌上拾來的關於未來的土地政策一類問題的牙慧而已。他對巴西，特別感覺興趣。

「我們在那裏將創立一個新德意志！」他喊著：「在那裏，我們可以獲得我們所需要的一切。」

「——接着他粗枝大葉地描摹着一個苦幹而有力的政府可以怎樣在那裏建立秩序。那裏一切革命條件都已具備——一個在數十年乃至在數年間可以使一個混血種的腐化小國轉化為德國藩邦的革命。」

希特勒問了許多德國在南美之可能性的種種問題。他最關心的就是阿根廷和玻利維亞，同時在若干別的地方似乎也展開國家社會黨的影響。希特勒在那時發揮了幾種見解，後來一方面經波爾之手，一方面經里賓特洛甫之手而實現——採取兩個相矛盾的宣傳方式。這在本質上是人事的問題。祇有新的、精明、敏捷的德國海外代表們才能在拉丁美洲獲得聲望。這點，趕走北美和希斯巴諾——葡萄牙的影響。

那晚，我第一次聽到未來的海外德國之輪廓。我聽見希特勒要深入太平洋，覺得十分稀奇。尤其，他很關心舊日的德國海外殖民帝國（包括荷屬殖民地以及新幾內亞之全部）。希特勒認日本不能過於強大。它必須牽制於中國和俄國的手中。而且希特勒已講到美國的革命轉變之外，同時也道觀一個在中部非洲的德國殖民地以及美國之激底革命。希特勒相信打倒不列顛帝國後，一定可以推翻安格羅——撒克遜人在北美的勢力，而代之以德國語言和

文化，作爲使美國加入德國世界帝國的第一步。

在希特勒美洲計劃中，墨西哥佔了極重要的部分，然而它不像上次大戰時巴本出名的陰謀那樣，煽動墨西哥對美作戰。希特勒認爲這是全然愚笨的策略。這裏，他準備採用眼光遠大的計劃和冒險，他並不希望及身看到這些計劃的實現。他預定這計劃須要經過比他的歐洲計劃更長的時期，而且，唯有以這種較偉大的計劃作背景，我們才能看出希特勒對歐洲問題不能忍耐之所以然，因爲他的歐洲政策是爲他建立權力基礎的。

希特勒埋怨說，到處都是些稚氣未除的，毫無作爲的老冬烘，他們沒有健全的普通常識，一味誇大自己的專門智識。

「假使我說：我要這個或者要那個，牛頓賽會告訴我說：不能夠，我們會引起一切人的反對。如果我說：滾你的那套經濟科學，給我錢來，沙赫忒說他不能辦到，我們首先要考慮一個新計劃。」

希特勒於是幻想着如果他能把週圍這羣守陳不變的考古董們除掉，他一定可以完成不知多少事情。譬如說：對於這個墨西哥國家，在外交部中有誰顧到牠呢？這是要大處着眼的二

個問題。

「如果我們得到那個國家，」元首說：「我們就可以解決我們全部困難。我用不着沙赫志和羅斯卡；他們成天成夜所能做的，全是向我訴苦。墨西哥是急須一個能幹主人的國家。它正被現有政府踐踏着。有了墨西哥土地上的財寶，德國準能富且強了！我們爲什麼不幹呢？我用不着，」他揮進一段說：「像易於所要的殖民宣傳。我們須要一點新的東西。你出兩百萬就可以得到墨西哥。我爲什麼不和墨西哥締約，攻守同盟，和關稅同盟呢？可是訂契約做廢子祇有拉着「垃圾」的車子時才肯向前進。因爲在從前向來沒有幹過這樣的事情，於是他們就說現在也不能這樣幹！」

希特勒襲美國

對於美國，希特勒有一種堅定而宿構的意見，這意見不是任何辯論所能搖動的。這意見就是那臺北美不會再參加歐洲戰爭，而且因爲它內部有幾百萬失業者在着，所以美國已經

瀕於革命的危機，祇有希特勒擁有力量使美國免於革命。

他表示對美國現在的政府之輕視。

「這是一個腐敗陳腐制度（這種制度是這種民族歷史上的污點）的最後掙扎。從南北內戰以後（在內戰時期南部諸邦被征服），違背歷史邏輯和健全常識，美國人就處於一種政治的及民氣的退化的情形之下。在那次戰爭中，被征服的不是南部諸邦而是美國人民自己。在經濟進步和強權政治的突飛猛進之中，美國日漸走進於自己毀滅的境地。一個措基於奴隸制和不等兩大原則的偉大新社會秩序的發端，被那次戰爭斷送了；同時給斷送的，是真正偉大的，不被腐敗的商人所統治，而受掃除一切自由平等的虛偽之最高階級之統治的美國。」

「平等」這兩個字眼，似乎引起他的氣忿。「給誰平等？」他叫道：「給西班牙統治家族的後代呢？還是給羅有退化的波蘭，波希米亞，匈牙利種族和混有東波羅的海以及巴爾幹猶太血液的瑞士居民們呢？但是我確信在美國若干中等階級和農民部分中，殖民時期那種健全的戰鬥精神並沒有完全消滅。我們要喚醒這種精神。它現在還沒有被全部摧毀。對黑人以及一般有色人種，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憤恨，公共正義的存在，一般美國人的天真無邪，某些

智識階級因發現自己智慧的空虛而產生的懷疑主義，研究移民，並用智力測驗的方法，探知種族不應平等之理的學者們——這些全足以保證總有一天美國的健全分子如像在德國這樣茫然無悟的。唯有國家社會主義總註定要從統治階級的掌握之中解放出美國人民，重予他們以成爲一個大國的諸手段。」

希特勒十分興奮，其他的談話全是擱置一邊。

「我將要，」他接着說：「使德國人在美國恢復領導地位，同時從事這種事業。」

「元首，在那種意義上？」戈貝爾問。

「你不記得宣佈德文爲美國國語一案在國會中只以一票之差而失敗嗎？美國人民中混雜着的德國成分將成爲它政治上和思想上復興的根基。以人類學觀點來看，美國人民到現在還不能算作一個民族；它只成各種分離元素的混合體，但它是一個民族的原料。可是美國人不能用它來建立一個民族！他們只曉得把鼻子塞在錢包裏。現在他們要受到報應了。他們的困難將是不可克服的。」

「你的意見是說？」我問道：「當國家社會主義所更新的德籍美國人，將成爲建立新美

國的光輝嗎？」

「那正是我的意思，」希特勒答道：「我們不久要在美國建立一支衝鋒隊。我們要訓練我們的青年。同時我們要有一羣墮落的美國精神所不能倫比的人馬。我們要將被擊敗的民主政治所踐踏無遺的華盛頓式偉大的政治家使命，給予那批青年手中。」

「我們這樣做是否會影響我們自己在歐洲的鬥爭呢？」一位希特勒的客人揮嘴道：「那些有力量家族會不會成爲我們的死對頭呢？元首，我深恐你這偉大的計劃在沒有充分成熟之前就會被粉碎的。」

希特勒激動起來了。

「你懂不懂，先生，我們反對凡爾賽條約的鬥爭和我們建立新世界秩序的鬥爭是同一不可分的事情？我們不能任意地在這兒那兒加上一些限制。我們一定可以將新的政治和社會秩序變爲世界生活的一般基準。不然，我們將在反對事實上沒有存在過的和約（指凡爾賽條約）之鬥爭中被人毀滅了。」

「沒有比在北美發動流血革命更容易的事了，」戈貝爾辯論說：「世界上再沒像這樣一

個充滿社會和種族不安情況的國家。我們在那邊可以在許多題目上做煽動工作。」

「北美是一個人種混雜的地方，」戈貝爾說：「在民主政治的表面下發酵作用在進行着，但它不會導向一種新方式的自由和領導，而會逐漸走向包含着歐洲各種互解力量的沒落過程。今日的美國不會再成爲我們的危險了。」

「認爲它在上次大戰中是我們的危險也是一種錯誤。」希特勒又乖戾地說：「和英國以及法國相比較之下，美國的舉動全像一個紐手組腳的孩子。他們像小兔子似的，直往前線跑。美國人根本不能當兵。這個號稱新世界的美國之低劣與腐敗，自其軍事之無能上可以明白

看出來。」

第七章 是的，我們是野蠻人！

希特勒嘲笑他的閣僚們的含羞而專精的言辯。他故意在他自己的言語中抨擊着他們。他看見他們對他如何忿恨，看見他們如何把自己的一切看得怎樣了不起，他把這些引為無上榮事。

「他們把我當做沒有受過教育的野蠻人，」祖悖癡地說：「是的，我們是野蠻人！我們要做野蠻人！」野蠻人」是一個光榮的稱呼。我們要使整個世界返老還童！這個世界正在日趨沒落。發動紛擾不安是我們的使命。」

於是他冗長地解說他所稱道的「歷史必然性」。他說野蠻的力量必須投入衰頹的文明之中，自其垂死的火簇中，重燃生命之光輝。於是他講到共產黨和社會黨的處理辦法。

「這些人以爲我會對他們講客氣，以爲我只對他們口誅筆伐爲滿足，」他嘲笑道：「我們既不會來婦人之仁，更不會不顧煩他去考查別人的好意和真誠。我們要摒棄一切感情，變得十分冷酷。將來，祇要一有戰爭，我要派遣一千萬青年赴前方送死時，我決無一點躊躇。那是很荒謬的，」他忿怒地說下去：「希望我只在共產黨裏懲治真正的犯人，那就像懲罰、搖動的布爾喬亞用『合法』的步驟來安慰他們自己的良心。世界上祇有一種合法的權利，那就是民族生存的權利。」

不等我們說一句話，希特勒馬上發表一大篇談到布爾喬亞和社會黨人在政治上的無能之講論。

「我沒有選擇，」他說道：「我必須做不能用布爾喬亞可厭的尺度所可衡量的事情。」他進而解釋他一定要搖動中等階級，使他們對共產黨的計劃發生恐懼，使他們對他的嚴厲發生畏懼。

「只有恐懼才能統治世界。」

希特勒揮散了我們。因爲他的副官白路克納進來了。年代飛逝而過。然而，這次的談話

到秋天却有過一些下文。埋怨集中營的恐怖慘酷的聲浪漸漸達到希特勒的耳邊。我記得在史達丁地方發生的一個案子。在那裏，從前的伏爾根船塢的空引擎室中，有地位的公民（其中大部分是有猶太血屬的），被野蠻地虐待着。許多卑鄙可憎的事情，在爲野蠻而野蠻的娛樂心情下一樁一樁地搬演着。這引起了戈林的注意，他不能不作一次考查。在某一件事情上，並曾設法平反，補償受害者。

那時候，對這種事件流傳着一種道辭，說德國正在進行一種不流血、仁慈的革命。別人告訴我說從少數的偶一事件中抽出一個一般的結論是不公正的。但是，事實上全不是這樣的。當時納粹黨人以及以後的衛隊隊和挺進隊繼續不斷地虐待他們的政敵，這全是確定的政治計劃的一部分。選擇反社會的，反常的粗野的傢伙來守護集中營是一種有意識的舉動，我自己也看到過這樣的事。從黨的軍事組織中挑選出一些出名的醉鬼和罪犯編入一種小組。他們是執行固定政治工作中的典型特選人物。

當希特勒接到關於史達丁事件和其它同樣事件的報告時，我漢巧在座。希特勒對其黨徒的恐怖暴行，顯然完全不生氣（人們想他會發怒的），相反地，他反而怪那些對這些瑣屑小

事「大驚小怪」的人們。

這一次我第一次看到着特勃發怒和咒罵的發作。他像一個縱橫了的孩子和一個瘋癲女人的混合物那樣動作着。他高聲尖噪地怒罵着，跳着脚，用拳頭在桌子上和牆上亂敲。他滿口泡沫，氣喘口吃地發着無名火：「我不要它！把他們全趕掉！德好！」他的樣子真可怕，頭髮往前倒，眼睛呆瞪着，鼻孔板着，發着青。我生怕他會倒地，或者昏厥。

突然，一切全過去了。他在屋子裏來回踱步，滑滑他的嗓子，把他的頭髮往後梳攏。他機靈、懷疑地用偵察的眼光來看我們。我想他大概是想看一看是否有人在笑他。我承認那時我真想笑——大概是過度緊張以後的一種神經反應。

停了一會，他用原來的聲調說下去：

「我禁止你們對此有所改變。只要懲罰過一兩個人，平平那羣德國國家主義者笨蛋的氣就是了。但是我不願把集中營變成反省機關。恐怖是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我並不因為有許多愚笨的布爾喬亞反對他的緣故，而打算取消它。把德國人民訓練得安於瞭解險涉，使他們滿於戰爭，這是我的責任。」

希特勒激動地扭腰手揮着。

「我在戰時的行爲也是一樣。最殘忍的戰爭才是最仁慈的戰爭。我要突然運用我所有的手段來激發恐懼。最重要的事就是突然使人想起死的恐懼。我對國內的政敵，當什麼要採取不同的手段呢？這些所謂「暴行」的事情，可以省掉我十萬次對付不服命令，不滿現狀的人們的個別處置。人民在聽到集中營中一切情形之後，他們想反對我也得三思而後行。」

沒有人敢問一句話。

「我不願再聽到這樣的事情，」希特勒斂尾說道：「你們的事就是不要使這些事的把柄落在別人手裏。我的工作中不該有這種可惡的屑事來打擾。怕聽到熟悉的人受痛苦的痛苦，最好去做縫衣匠，但這種人不該是我黨的同志。」

希特勒很知道普通人是不能在仇恨和仇怨上生活的。這位有意識地利用人類最曠天性的人，很知道人民的弱點和慾望。

★

★

★

★

「佔據爵位，」是希特勒獲得權勢後的口號。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奪取位置，這就是鬥爭的規則。勞工陣線的首領好飲的萊愛博士用嘶啞的嗓子在底下唱着：「花開堪折直須折」。而在上面也傳出歡愉的命令：「享受生活，富足自己。」

「我給予我的黨人一切自由，」在一次進餐時希特勒這樣說：「隨你們的意，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但別被人家抓着。」

教唆黨徒盡量抓住升官發財的機會的就是希特勒自己。他們不須要第二次的吩咐。也就在那時我聽到一個奇異的名稱：「計劃腐化」。當然這不僅是一種默許了的腐化，而是一種有計劃的腐化。也有些人希望這樣可以使國家社會主義早日沒落。但是希特勒却知道應該使他的黨人「從這裏得到一點利益」。他們獲得了中等階級的地位；他們雖然不能得到真正的革命，至少獲到一件利益：位置。

革命會幫助革命者飽私囊，這並不是一件新鮮的事情，但是在德國却用這樣無恥的「金色」速度（看了使人目眩心驚的）來推進它。一座、兩座、四座房屋，鄉村別墅，宮室，珍珠項圈，古董，名貴油畫，成打的汽車，香檳，田園，工廠——錢從那兒來的呢？這些人從

前不是全是負債纍纍，貧如窮鬼的嗎？他們全有很多職位，三個，六個甚至同時兼十二個差，而且還有另外的職位留給他們。那邊有各色各樣的職位，名譽董事，股東，債務人和分紅利者。各方都急於要拉攏：每一銀行及企業機關，須要黨員之保護。

然而，希特勒却自慊身價，放棄自己應享的總理薪俸。他很可以這樣做。因為立談之間，他成爲一個世界上最富的出版家，成爲讀者羣最廣的作家——全是強迫人家讀的。他很可以埋怨戈林的奢侈生活。他鑿鑿有證據指責着，於是在某些人中間，恢復了對他的好評。

有一位財政部的有關官員告訴我，有一位新任國務秘書，官邸的佈置支取了九萬馬克國幣。戈林許多官舍中有一個浴室是用金鑄的磚頭鋪成的。希特勒頒發命令，指定財政部中人將德國空前高薪的官俸給予某個新任達官。他們照付了。平民百姓，當他們看到官署門前停着一排富麗華美的汽車時，會低聲地說：「新大亨們高升得真快。」

希特勒用他平常那種理白的態度來發表他對於這些事的意見。並不是因爲這些事情太根深蒂固了，所以他不得已暫時容忍一下。事情正相反。我會出席黨一輛假裝前着魯士上議院召開的所謂「元首會議」，會議上希特勒敘述最近將來的政治計劃。這並非是一篇富有報導

性的演說。但稍後我又在比較更「內層」的圈子裏，聽到他的話。

他發怒地用喉音說：別人都在責難他，因為他在檢舉從前統治者及他們的下屬一事上，有許多過失，而他自己的部下，却在拚命括錢。

「我已經回答了這些胆敢向我說這種話的蠢貨，」他說：「我問他們，假使我不如此做，那麼將何以報答黨員們過去的出生入死的鬥爭，將何以滿足他們的合理希望？我問他們是否歡喜我讓進隊員們自由地在街道上劫掠。我說我仍舊可以叫他們這樣做。我自己並沒有任何成見。同時，人民似乎最好再嚐嚐幾星期流血革命的苦頭。我之不這樣做祇是因為關心人民以及布爾喬亞們的享受。我一翻掌就可使形勢轉變！他們立刻會停止了種種愚賤的責難！」希特勒笑起來了。

「他們必須時常受些恐嚇。我黨同志對我有功，」他隔了一刻工夫說：「他們有權利向我要求這個。說到底，我黨同志多少也該爲了要減少自己的貧困而進行鬥爭的。不公開承認這一點是相當荒謬的。爲了友誼上的責任，我不能使他們困於生活。我的老戰鬥同志們都是應該享些安樂的。我們一面想建立偉大的德國，一面當然有權利替自己謀點利益。我們不要

緊握着那輛舊車所說的「光榮」「名譽」，讓這些「高貴」先生們知道我們是用清白的良知，公開地幹他們用罪惡手段、秘密擴營的勾當的。」

他越說越氣，叫了起來：

「我們難道甘願費了很大的勁，替他們把車子從泥潭中拉出來，自己反而兩手空空，一無所得地回家嗎？他們喜歡這樣，是不是？如果不讓我的部下佔有所有的地位，我自己怎樣會保持我的大權呢？我們不像俄國人那樣糟斃他們，已經是他們最大的福氣了！」

這些話很接近一種有統制、有計劃的腐化計劃。但是希特勒頭腦中還有比這更多的東西。他知道沒有比用集體犯罪的方法更足以約束各人。後來，我發現黨方爲了要使搖動的黨員堅定的緣故，逼他們去作犯罪的行動，使他們從此完全聽受指使。

有些流行的謠言，說黨方首領人物以及其它有些能力的黨員，爲了保證在任何變動爆發時，自己可以獲得安全計，紛紛把錢財存儲在國外。除了錢以外，他們存在銀行或律師手中一大批稀罕材料，這些材料假使一旦印行，很可能給予國社黨中某些重要份子以極嚴重的打擊的。

要使自己行動不受黨方或政府方面的干涉，這些材料是他們最可靠的保障。換言之，黨的領袖人物們沒有例外地採取了流氓的方式，不但要保障他們自己失勢後的前途，並且也得保障他們現在的生命和地位。要去做像在德國突然爆發的普遍、空前、無絆的腐化情形，是件十分困難的事。

這種自我暴露之一驚人特色，即是黨中人物，公開討論過這種情形而毫不引以為恥。我必須回過來談到在希特勒家中舉行的飯後談話。這次談話是由於戈貝爾提到國家社會主義黨徒所辦的幽默雜誌「刺人草」而引起的。戈貝爾說到該雜誌中所謂「奇人佈告」欄中的一些漫畫，它們是諷刺巴本頒佈的那條規定應穿浴衣的奇特命令的。戈貝爾對反動分子的古老道德觀和偽德國主義下了尖銳的評斷。他指斥他們反對婦女短髮和假髮的舉動。他說制止那些把國家社會主義和地方主義混為一談，把宗教思想滲入戰爭精神的那些傢伙的卑鄙行動，現在正是最適當的時候。

「我想如果有人向我們的挺進隊解釋，說他們的鬥爭，是爲了使我們的婦女留長辮子，不准她們髮型而發動的，我們的挺進隊員一定會笑掉牙齒的！」

希特勒本來坐在那裏，默不作聲，現在他加入了談話，並且不久就越談越生氣了。

「我常很這種矯偽造作的假道學！」他叫道：「它對我們的鬥爭沒有什麼幫助。這些祇是像海京伯那種反動的老太婆所主張的廢話，她們一心以為祇有道德習慣和謹嚴生活才能復興民族。德行聯盟呀，德國基督徒桌上伴侶呀，用精神上的收穫來彌補物質上的損失呀——

我不能完全記起他們那套空洞的愛國情調。我們的興起與布爾喬亞式的道德毫無關係。我們是要民族之力量的勃興。我不該敗我手下那些孩子們的興緻。假使我須要他們在政治鬥爭上貢獻最大的精力，那麼我必須允許他們趁心隨意的開懷暢飲，這對一批上禮拜堂去的老太婆們當然不適合的。天知道我的孩子們不是天使，人們也不應如此期望着他們。他們都是強壯的頑野小伙子，而且必須繼續那樣。我用不着假道學家和道德販子。我自己的私生活中沒有任何道德上的障礙事，所以我不會注意那些傢伙的私生活的。本黨不須要任何「興奮道德會」或其他民族道德復興運動的廢話。我們的目标完全和別人不同的。讓海京伯那隻老羊到挺進隊中去說這樣的話吧！我的部下在接到命令說要打倒某人的時候，他們絕不顧慮癡呆，那麼，如果他們爲了自己的緣故打倒任何人，我自然也不應過問。」

我在以後聽到這種意見不時發表於全國各地黨人的口中，直到最低級的官吏之間。希特勒的教訓立刻收到效果。那時，我們在但澤，不得不忍受一些猥褻的侮辱或暴行案子，但是這些案子和德國本部所發生的舉動相形之下，真是小巫見大巫了。走向滅亡的路，在這裏不是以善意，而完全是以惡意舖成的。在黨中，瀰漫着一種在從前會雜似令人想像的玩世心理。黨員中無論大小，都在追求着兩件東西：除了分享贖物和縱情享樂之外，要洗清過去的污名，爭取未來的保障。一般的目的：是：能够分得任何東西的一部分，不要冒險，備安逸。小人和罪犯——他們是希特勒的「若保羅」。他們都想使自己的地位穩固，他們都能够向元首開口。自下至上，以達於最高人員，誰都不相信「和平」會持久的。沒有人相信國家社會黨會萬世不渝的。一位出名的銀行總經理公開地向我說：他已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出死入生過，所以他不再冒險，或冒任何其他險。他要做其他的人所做過的事。他自稱不願冒險，他不想作個人的犧牲。

這是「玩世心理」之罪惡的競賽。老的上層階級想留在頂上。他們不願廢恥，緊緊地抱住自己的地位，一切遵照黨方決定而行事——只要不放棄他們的地位。另一方面，新的社會

階層用種種方法，不顧一切地向上爬。在德國，從來沒有如此腐化過，如此缺少品格過！爲什麼這些人物沒有完全被收買呢？無論新的和舊的人物都在等待主顧。他們會被收買的。價錢不會十分貴的。

第八章 沒有目的的世界革命

德國退出國際聯盟了。當這個重大的決定——希特勒第一次的驚人之旅發生時，我正在日內瓦。我回到柏林時，就去謁見希特勒，那時我好像應該有喚起他對現實環境的危機加以注意的必要。在當時緊張萬分的時候，我們這方面的人祇要一著之錯，就會引起對德的「阻禦」戰爭；這至少可以說是我的見地。希特勒卻有一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我見他的時候，他正興高彩烈，充滿着期待與熱望。

希特勒問我是否要報告一點我所得到的印象，我回答他說，依我看來，德國處境相當的危險，當然但澤的處境會格外困難的。我始終覺得退出國聯不是絕對必要的。繼續做國聯會員當然可以抓住機會，教育並且影響外國的意見。有着一種積極的政治綱領（綱領中包含着

國聯本身的某些目的，例如像少數民族問題等），德國之腳踏實地的地位，一定可以很快的使我們得到不少的成功。例如新選任的國聯主席（南非代表），曾經說了許多了解現在某些國家中推行的民族紀律的話。我的印象是：假使沒有這次突然的退盟舉動，我們還可以希望，在英國圈子中，找到不少對新德國同情的人。

「西門（英外相）是怎樣的傢伙？」希特勒打斷我的話說：「他真是個猶太鬼子嘛！」我回答說關於英國這位外交部長，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那樣的話。

「我聽說他是一個打算摧毀德國的猶太鬼子。」

這據我看來完全不是這樣的事，相反地，我說，我得到的印象，好像西門爵士才是唯一的，想澄清對德關係的人。

「那麼彭古（法外長）如何呢？」希特勒問我。戈貝爾已經帶回了對這個人的描述。「他是怎樣的人呢？我知道他是飄着長髮裝腔作勢當激烈派的傢伙。」於是，他連看也不看我一眼，開始他那種自覺得意的獨白。

「我必須這樣幹，必須幹一件解放的工作——一件被大家所了解的工作。我必須從附庸

空談和虛偽的觀念所織成的巨網中，把德國人拯救出來，使他們可以重新有行動的自由。我並非一個單純的機會主義者。也許現在的困難反而增多些，但是由於我這一舉動而獲得德國人民對我更多的信仰，正足以與之抵銷。人民不會贊成我們像魏瑪時代各政黨們在十多年中所做的辯論會那樣的工作。目前，我們雖然還沒有修改疆域的方法，但人民却相信我們有這方法。人民所要的是幹出來的事；他們不要更多的詐騙欺哄。我們不須要做一些爲斤斤計較的知識階級所讚仰的事，我們要做一件勇敢的事——一件清楚、正實、沒有詭謀的事——一件實實在在足以顯示我們從頭做起的堅決意向的證明。這是（無論證明與否）唯一可以使人民了解的舉動——並非不休的，陳舊的，不會得到任何結果的議論。

了。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這舉動也許是一種怪誕愚笨的政策，但其好處是簡單、有力而乾實。但是，人們一方面在承認元首之判斷無疑問地正確時，他那沒有節制的嚙舌，又會使人疑心他有點神志不清。我料到一定有許多訪問他的客人，老遠跑來，得到的却是同樣的迷惑。希特勒忘記了地方和時間，滔滔不絕地接著講，從一個題目跳到另一個題目，一口氣也

不停一停，毫無倫次地談著。

「民主主義時代已經過去，結束了，」他說：「我們被一種潮流牽引着，不論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總得被這個運動捲着跑。如果我們抵抗這種潮流，我們就會被消滅。如果我們躲避它，我們就會無聲地死亡。毅然行動乎？甘願毀滅乎？在未來年月中的偉大決定中，民主主義不再是適宜的政治媒介了。德國人能够在適當的時機，拋却這種過時的政形式，這實在是萬分可喜的幸運。祇有這點，才能保證我們在西歐可以獲得霸權。我們的敵人正在用他們自己腐化的組織的毒素，來毀害他們自己的發展。」

「認清這點是我的歷史成就。我的政策看來似乎危險，實際上並不如此。勝利是屬於我的，因為我已經摸清楚了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中人物的弱點。我們對國內政策採用了這鐵面無私的事實邏輯而獲得勝利，對國外政策採用同樣的邏輯，也一定可操勝算。我將不須鬥爭，只須用合法手段達到我的目的，正如我自己抓到國內政權一樣。」只因為此外再沒有第二種可以拯救多人於混亂之用的力量。我們的一切反對力量是毫無力量的，它們已經失去了行動的內在條件，因此它們不會發動任何行動。國家社會黨成功的秘訣，

就在於他已經把清布爾喬亞和他的政治理想之必成過去。」

他息了一會，又接着說：

「民主政治是瓦解一個國家的毒藥，就是物產豐富，健康完備的國家，受它的毒害愈猛烈。經過了相當時間，老大的民主政治國家多少還可以抵抗這毒害，而且也許在十來年中，還能在它的影響之下有一些進展滋長。但是對德國這樣一個年青的國家，它的毒害是可以致命的。」

他認為德國人民必須和這種政治上的毒藥——民主政治——隔絕，不然他們就會滅亡。

「現在，我們還不知道結果怎麼樣。我們才開始幹。但是我們要求革命。我們不能退却。我很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所以我在外交政策上採取釜沉舟的舉動。我要逼迫站在命運之前，猶豫不決的德國人民，走向偉大的道路上。祇有通過世界革命，我才能達到我的目的。此外，德國人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他們要被逐漸驅向偉大的路上去，不然他們就會落伍，會淪為無用的。」

在德意志的軍閥政府統治之下，他接着說：「德國是被孤立於空虛之中，而它四週的各國却

在這兩個時期，世界經濟情形是繼續下去。德國必定會落位，會處於高劫不寧的奴隸會
要無敵的。

在這種時候，世界經濟情形是繼續下去。德國必定會落位，會處於高劫不寧的奴隸會
：海峽山峯。新平原和新海洋。同樣，全歐洲的社會秩序，也必經連綿斷續。連綿斷續。
在這種一個世界經濟時代中，一個國家一定尋求其類的岩石基礎屹立不動。離開這是一種基
本的自保定律。不然它就會被推翻。被埋沒。德國抵抗這種逐漸增強的壓力，唯一的希望。
就在其運動地參加這個新時代之必然的發展中去。祇有接受新世界秩序內部的法則，才能使
德國人民成爲名譽萬古的世界人民。」

再說下去。希特勒的黨派比較冷靜起來。他相當謙遜地說，國家社會主義之多少能代表
這偉大的德國變動事件是偶然之事。在國家歷史上盛名將永遠不朽的國家社會主義之主要作
用，就是真正強地影響這個世界巨大的變動。我們一切人都得被捲入這廣闊無垠的變動之漩
渦。

「我非但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之狂熱者，並且還是一個馬克斯主義的執行者——執行轉那

主義的、各種的社會、階級那些黨太式的黨派。」

「我問希特勒全部經濟問題的關鍵是否私人經濟利益在國家經濟中之地位問題。許多黨員激烈地否認有這種地位之可能性，同時希望來一次比中勝的馬克黨主義更甚於斯爾夫魯德對的、更激烈的革命。」

「我毫無猶豫地承認，我自己從馬克黨主義中學習得甚多東西。」希特勒是看顧「去獨立不是消傳那些討厭的社會學說或者唯物史觀的或著那些陳腐的『邊際效用』學說等等，但是我從他們的方法中學習了一些東西。我之所以稱他們不同，是因為我不像他們那樣喧嘩，我真正地進行了這些方法。全德國家社會主義的基礎就是在此上。看那勞工運動俱樂部，工業團體，集會示威遊行，特種俱樂部，特種俱樂部，特種俱樂部，特種俱樂部，特種俱樂部，方法，本質上還是降屬於馬克黨主義的。我所要做的就是把這些方法拿過來，應用於我的目的上。我總要合適地發展那社會民主黨所未能做到的一點。因為他全圖在民主黨目的中，實現它自己的主張。」如果馬克黨主義能拉新民主秩序的陳腐和人為的聯繫，那麼國家社會主義就是馬克黨主義之一種了。」

「但是，當然，」我反駁道：「你所說的，與俄國的布爾希維克主義和共產主義並沒有區別。」

「一點不是！」希特勒叫道：「你犯了一個普通的錯誤。我們所保有的是一種不依任何理論來支持的，革命的創造意志，它會變成一種無論在國內國外，不會受任何國際的威脅，以科學為基礎的一種新秩序，一種新舊一個含有各種權力條件的革命運動。」

「那麼，這個革命意志的最後目的是什麼呢？」我問道。

「它沒有而定的目的。你覺得這是很難了解的吧？」希特勒問我。

我答稱這種觀點，使我看來似乎奇妙，而且特別。

「我們是『種運動』，元首答道：「此外沒有任何能更妥當地表達我們偉大的名譽。馬克思主義說一個大的動亂足以使世界發生突變，大同政治好像從天上直跌落地，此後世界歷史就此完結。世界沒有進一步的發展。任何事物都是非非有條。牧羊人展翼飛向羊羣，世界的末日來到了。但是我們知道世界上沒有結束的時期，沒有永恆不變的運動。只有永恆不變的變化。不變的東西都有死。過去永遠過去了。但是未來却是充滿永不枯竭，向前進展

我承認自己從沒有用這種極端的觀點去觀察事物。

「祇有從這種觀點上，才能看到事物之真相。」希特勒說道：「我年青時，甚至就是在我羅馬黑時代的初期中，我絕不迴避任何馬克思主義者的伴當。我認爲他們之中也許還有一二個有希望，他們自然有須要機會去發展他們的勢力，但是，他們仍然是我渺小的心靈中那些中間階級。他們之中雖有不少吹牛的武斷學者，但他們不願有人去動他們的隊伍前面，所以與我決定開始一種新事業。那時候要把德國工人運動轉變到像今天這樣是可能的。如果在這點上沒有分歧，德國人那時候也許會健全些。事實上，那時候使德國工人們擁護對民主政治的錯誤見解（他們以爲革命祇有在民主政治的骨架下，才能完成），並無多大困難。當然，這決定性的一步，祇是留待我們日後作成的。」

於此，德國革命性的步驟，還是留待我們日後作成的。」

我自已從沒有被這種極端的思想所迷。我自已從沒有被這種極端的思想所迷。我自已從沒有被這種極端的思想所迷。

我自已從沒有被這種極端的思想所迷。我自已從沒有被這種極端的思想所迷。我自已從沒有被這種極端的思想所迷。



「這世界上的東西不會被消滅的。天生的本能是永久存在着的。我們是不會否認它。問題是在如何運用。如何能是這種天性的本能。個人利益與個人企業的利益是相聯的。必須讓它們聯起來以爲國家利益。如何能利用加以規定。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告訴你，不管任何教授們的原理或工會運動的理論。我總並無在內不能使普通勞動者瞭解。因時間環境而變的國家需要，就是唯一決定因素。今天所討論的，不是要明天所討論的。這並不是理論上假設的問題，這是根據現實際運作的實際的決定。所謂國家可以「」，必須——在明天已變的情況之下，改變與今天所認爲正確的主張。」

「這世界上沒有永遠正確的道理。若果讓個人和個人，才會根據環境社會以及經濟環境，而有不同的方法。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個人利益，公益工商，以及其它他們會覺得最前進的種種觀念。如何個人以及團體的才能區別「爲消費者生產」和「爲利潤而生產」的對立與消滅。」

「土地改良政策，消滅地租級級制度，以及緩行開有的計劃又怎樣呢？」我問道。

「這些特點的樣子很不耐煩。」你難道也担心這些問題嗎？」他問。「我必須向你解釋它燒

董編嗎？凡不將這一切看作我們舞台之襯托物，而咬文嚼字地計較這些綱領的人，全是僵風。我永遠不會更改這些綱領；這是對羣衆說法的。它指出我們若干專業的方向——不多不少地。它像教堂的說經一樣。難道教會的力量在於講經之中嗎？難道它的力量在於教會儀節及活動嗎？羣衆須要有投他們想像的東西，他們須要固定，永久的學說。先知先覺者們却不知道世界上沒有固定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在不斷變化的。此所以我告訴你國家社會主義是一種假想的社會主義，因為它永遠不會達於完滿的境地，它是不斷地在改變中的。』

第九章 妖法和戲法

有一天，在希特勒似乎很心平氣和的時候，他左右有一位眼光遠大的女人這樣地說：

「我的元首，別玩妖法。現在你還可以在妖法和戲法中選擇一下。但是如果你選定了妖法，它將會支配你的命運。它會俘虜你。不要檢輕便易舉的路走。你將來可以有著一種純粹真正精靈的力量。不要讓俗世的精靈把你從你本來的道路上拉開去，俗世的精靈會奪走你的創造力的。」

希特勒有時很喜歡聽這樣的神秘談話的。只有用這種隱語才能把一個嚴重的警告傳達給他。這他如朋友用她的方法傳達了和希特勒接觸之後的人所共有的感觸：希特勒已經屈服於一種會把他吞噬的力量之下了——愚昧、迷信、殘暴、毀譽的力量。他處處都擁有選擇的自由，而

事實上（不僅在理論上，而價值在事實上）他早歸屬於一種罪過意識的趨向。我們看見的已經不是一個奮鬥的青少年時代中一步一腳地爬出來，從庸庸碌碌中向上爬的人；我們看見的，是一個被黑暗勢力摧殘的有廢了的人之發展。

巫法神戲法——希特勒是個典型的，沒有穩固根基的人，有一切淺薄的弱點，沒有任何

虔敬之心，敏於判斷而容易破壞的人。他是那些沒有精神傳統，一碰到第一件隨便什麼東西，就會緊緊地抱住它，以免自己墜入一無所有之境的人們中的一個。他也是個「次等動物」的那一種德國人。對在人生戰場上失敗的那羣人，國家社會主義是他們的大魔術師。希特勒是這羣人的光暈；所以他成爲納粹主義宗教神祕戲法中的領導人物。

希特勒的親信心腹拿他這種大魔術家的性質，玩了不少把戲，這種性質，他們認爲是其它大政治家所不及的。而當他在演說的狂熱之中，或者獨自在山上散步時，他自己也真會感到有這種性質。但是當他在昏睡的空閒時間中，自己又覺得卑微和軟弱。這時他會發怒而且不能做任何事情或者決定任何事情。他於是想用滔滔不絕的談話來顯出他有創造性。這時，他須要一個聽他說話的羣衆。

有一次，魯特勃曼在演講中曾說：「我們必須承認，社會的進步是通過種種的障礙而來的。它們是庸俗的形而上學，是流行的哲學，是空虛的理論，是虛偽的宗教。他厭一種語言家的虛榮和創造天才的口氣來表述這些話。儘管是這樣，他還是認為他比那些庸俗的、他絕不想到它們本來的出處，而認為它們是他自己想出來的，認為它們是一種靈感，是他獨步高山上的所得到的靈感。這裏我舉出一些這樣的語言家，它們是：霍爾斯泰因、施萊格爾、施萊格爾、施萊格爾、施萊格爾來的秩序。它們是奧格沃次談話中獅子來的升後。」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理性時代的末尾。『智慧』已經成了專制化，也成了生活的痛苦。

「我們的革命並非單純的政治和社會的革命；我們是在偉大的道德觀念的革命，和人類精神改向運動的開端。」

「我們的運動是精神革命時代。」

「我們新陳代謝的變遷，是偉大的原則問題，是一點一滴。」

「關於靈魂的變遷。」

「小賊已經弄壞了它的正確性。」

「奧爾森論太的發明物，它像猶太人的割禮一樣，是一種污物。」

「一個新紀元的時代將到來。」以意志而不以智慧說明一切的時代。」

「無論在道德上以及科學意義上，世間從沒有所謂真理存在著。」

關於科學：

「自由而不受假設之限制的科學的觀念，只存在於自由主義時期。它現在已經離開了。」

。」

「科學是一種社會現象，和其它社會現象一樣，須受限於對社會之利害。」

「客觀科學的口號，是教授先生們打算避給國家力量所加於他們的監督控制而喊出來的。」

口號。」

「所謂科學的危機，不過是那些先生們自己看見由於客觀性獨立性而離去正軌而已。」

「一切科學活動之前，總先有種種單的問題：是誰想明瞭某件事情，想瞭解他所處的世界？由此」

「我們知道，世界上祇有某種特定人類，某種特定時代的科學。我們都有理由說世界上有這」

狄克科學，和國家社會主義科學，它們必需和自由主義——這本科學——它不能再發生作用，而且正在日趨沒落）相抗衡。」

關於行動：

「我有最強烈的感情和行動，我們才體悟到世界的真運。我不愛歌德。但我看中了他一句話——『開頭就是行動。』只有行動的人才知道真正的世界。人類用了他們的智慧，它不是特殊笨拙的人類之資產，而僅僅是人生鬥爭中的一種障礙。人生要變得行動。應有不斷行動，才不辜負他的天職。沉思懷疑的性情，像一切知識階級那樣，全是失去生存意義的死人。」

「尤其，我們德國人有着一種相襲已久的空想幻夢的習慣，所以必須知覺只有精神永人不斷的活動，才給予人生以意義。」

「任何行動，價值都低，也有地位的。」

「在另一方面，消滅神性性，對人生是無意義，絕對有價值的。因此，我們應當毀滅不消滅分子，是一種天賦的權利。」

「『犯罪』是德國世界傳下來的字眼。世界上有種種利消極的種種消極。當時的所謂犯罪比着『可恥的行動』，事實上還勝過多多。從社會的觀點上看来，行動也有不無功利的。必須阻止的。但它至少還是行動。」

關於普魯士：

「我們必須不信任智識和良知，而相信我們的本能。我們要獲得一種新的精神。我們是人們認為我們是智慈的敵人。不錯，我們是智慈的敵人。但是比那些布爾喬亞風科學家們所想像的更要深入得多。」

「我很感激命運的安排，它使我可以在萊茵蘭科學教育中解放我的雙眼。我不受成規束縛的行動，有種種簡單的解脫，在我正因此獲得利益。我可以用一種廣大，不受成規束縛的行動，有種種各種事端。」

「天註定我必須成爲人類最大的解放者。我從智慈的樊籠中解放了人類；從一種污穢退化，腐爛的種種道德之中解放了人類；從一種祇有若干人所能忍受的自由和個人獨立中解放了人類。」

「對於基督教所主張的，個人靈魂和個人責任之無限意義的教條，我要提出堅決反對的教條：個人是空無所有，無足重輕的。他只有在民族的永生中獲得個體的不朽。暫時神聖與主受苦獻身的教條，現在為之以新加舊的生活與動作的教條——他把忠實的羣衆從自由意志的重壓下解放出來。」

★ ★ ★ ★ ★

「有一次，」我說：「我記得好幾聽見你說過：傳統的國家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了。我是否正確地了你的意思了呢？」

「國家的概念已經成為毫無意義的了。從前的時候逼着我以這種概念為我的出發點，但是當然我早就認清它祇有暫時的價值。『國家』祇是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一種政治手段。我們需要這種虛偽的概念，而代之以向來沒有徹底運用於政治上的種族概念，新秩序不能以擁有過去歷史的種民族的國家世界為基礎，它祇能以超越國界的種族為基礎。一切修正國境，調整屬地殖民地等等舉動，都是野而無益的。」

我打算反對他，說德國這樣做會遭遇很多困難的，但是希特勒搖手，打斷了我的話。

「我很知道，」他說：「正如許多聰明的學者們一樣，我也知道在科學觀念之下，根本就無所謂人種的存在。但是，你如果是一個農人或養牛者，那麼你沒有人種的界說，你的牛就養不好。我，作爲一個政治家，就需要一個可使在歷史基礎上存在著的舊秩序完全消滅，而代之以一個全新的，反歷史的秩序的概念。懂得我的意思？」他大聲地說：「我要把世界從依賴過去歷史的境地中解放出來。國家不過是我們歷史上的可以看見的外形。所以如果要我消除已經過時的舊歷史給予人類的混亂痛苦，我必須要用新的秩序來溶合世界各國。爲這種目的，人種概念對我幫忙極大。它否決了舊秩序，使建立新集團成爲絕對可能。法國用國家的概念在它國境之外推行其大革命。國家社會主義要用人種的概念，在國外發動革命，並重鑄全世界。」

希特勒的情緒愈來愈高漲，他結東道：

「正如國家的概念是對純朝代的封建邦國的革命的轉變，正如它介紹給世人一種生物學的概念（民族）那樣，我們的革命是更前進了一步，或者可以說，它是改革歷史秩序，即做

純粹生物學價值的最後步驟。同時我將把這種國家社會主義在德國已經實行的人種選擇過程，行之於全歐以及全世界。任何國家，無論它的社會制度如何悠久、堅固，它總免不了要經過這種改造和變更的過程。各民族中的活躍分子，戰鬥的諾狄克分子，將要東山再起，成爲統治那些商人和和平主義者，清教徒和投機者以及碌碌之輩的領導人物。

「我們的革命正是法國大革命的本。猶太的上帝不能把任何民主國家從這個革命中挽救出來。嚴苛的時期即將來臨。我要使它來臨。祇有堅韌不拔的人們才忍受得了。世界將有一個新局面出現。

「但是，我們和英國，法國，美國的新人物訂立條約的日子會到來的。當他們進入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廣大行列之中，而且自動地在行列中盡他們應盡的力量，那時我們就可以和他們訂條約。那時世界上不再有國家主義的陳腐俗套，即使在我們德國人民之間，也不會再跌到它了。反之，在晝間的一個優秀統治種族之各個語文部分之間，將有相互的瞭解。」

有一次，當我和克羅齊克都在希特勒的應接室中等候的時候，他很老實地告訴我，依他看來，德國一定難免再發生一次貨幣貶價。希特勒不反對隱蔽的、變相的貶價，但他想用種種方法，不借任何代價，避免這貶價之名。

關於這一點，他又是一個驚人的羣衆領袖，他知道頂上的販夫走卒可以欺騙至何種程度，並且知道到什麼時候，他們會變得十分堅決不讓步。通貨膨脹和計口分糧制是希特勒認為錯誤的羣衆心理學中的主要部分。

在這一一次，他重複地說：「除了貶價以外，你可以任意做一切其它的事。我將永遠不允許施行計口授糧制，正像不能允許貨幣貶價。祇要你動一動腦筋，你可以想出很多其他方法來的。」

他接著說，上次大股所以失敗，是由於那種難以令人置信的，對一般羣衆，小投資者以及家屬主婦的缺乏了解的緣故。他不能再使這樣的錯誤發生，尤其在戰爭沒有爆發以前。他不久即將根本取消貨幣，同時他將以一種全國糧食公有的制度來代替計口授糧。如果這一舉不幸實現，他可以向大衆講這些辦法自圓其說。他可以解釋說這是新的臨時社會主義，宜稱

它是偉大的社會進步，人民一定會相信這些話的。但是他的政府却不能再採用一些會使上次德國失敗的方法。因為這樣會招致許多人的反感，使他們反對國家社會主義所企圖實施的任何事務的。人民對國家的信仰，在幾個月中，就會破產的。

「任何國家，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它的小投資者和家庭主婦們有著安全和信任的感覺，不能獲得這兩種階層支持的政府，就不能立足於世。」希特勒接著就扯到領導羣衆的論題上去了。他告訴我說，他能很準確地直覺地明瞭羣衆的感情，知道所龍期待於他們的是什麼，知道什麼事是不顧任何代價必須避免的。這是一種天賦，沒有人亦此地可以再教他什麼的。但是，單有這種天賦是不夠的。採用正確的方法是必要的。羣衆的領導是一種最高的藝術。學會運用這種藝術，得花費很大的苦工。

「我的敵人們對我都十分氣忿。他們怒氣沖天地問：『爲什麼這傢伙在羣衆之間會獲得這樣的成就？』這些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認爲他們獨佔着羣衆。他們甚至佔有每個集會場所和街道。然而現在却突然出現一個真正領導廣大羣衆運動的人物。難道這不是一個領導的集會，難道這是由於羣衆的頭腦沒有批判能力嗎？不，這祇有感謝我們自己，感謝我們的風

夜歸憐，感謝我們所完成的義務。

「不錯，羣衆確是沒有批判能力的，但却不能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反動分子所想像的那樣，羣衆也有他們的批判能力，但却與個人的批判不同。羣衆就像一隻離從自己本能指揮的野獸。他們並不用理智分析來獲得結論。我所以能發動最偉大的羣衆運動者，完全是因為我從來沒有觸犯過主要的羣衆法則和他們的感情。這種感情也許是原始的，但他們却有自然品質所有的反抗力和不可摧毀性。羣衆生活中一次發生過的痛苦經驗，像計口授糧和通貨膨脹等，將永遠被他們記住不忘的。羣衆的思想和感覺系統是極簡單的，任何不合於這一系統的事物，都會使他們煩惱不安。我所以能統治他們，就不過由於我能注意到他們的法則而已。

「別人責難我，說我使羣衆瘋狂暴喜。這些聰明人的意思以為羣衆應該被教化，而且必須十分冷靜。不，先生們，祇有這話的反面才是正確的。我把羣衆從冷靜中推出來，然後才能領導他們。祇有瘋狂的羣衆才能聽人指使。統一的最大障礙，就是一羣冷靜而昏沉的羣衆。羣衆的冷靜就是他們表示反對的一種態度。他們用冷靜來掩飾自己，但終於會突然爆發為出人意外的行動和反抗的。一個政治家而不能立刻採取對付羣衆逐漸增長的冷靜態度的措置

，是應該愛實的。」

他解釋說，他所以要使羣衆瘋狂，是爲了要使他們適合於做他政策中所需要的工具。他已經喚醒了羣衆。他提醒了他們的情緒，而且給他們一種意義和職能。別人會怪他，說他喚起他們最低級的本能，事實上，他做的是一些截然不同的事。假使他在羣衆之間作一種理性的說教，他們不會明白他的意思的。但是，如果他喚醒了他們潛在的感情，他們就會照着他所給予的簡單口號去動作了。

「在羣衆集會中，」他叫道：「思想是被消滅了的。同時因爲這是我所須要的精神狀態，因爲這種狀態給予我良好的演說機會，所以我命令任何人必須參加集會：『知識階級』，布爾喬亞，和勞工們一律參加，無論他們願意不願意。在那裏，他們都成了羣衆的一部分。我把人民混在一堆。我祇把他們當作羣衆，而向他們說話。」

他息了一會，回想了一刻工夫，於是更興高采烈地說：

「我覺得就是戈貝爾也沒有我這樣舉世無匹的操縱羣衆的本領。凡能從知識中得到的一切，誰都用智慧來完成的一切，戈貝爾都能辦得到，但是真正羣衆的領導，他却學不到。同

時，應該記住：羣衆越多，越容易操縱。而同時你所混合的階層越多——農民，工人，黑次工人等——你越難組成一個羣衆的個性。對「知識界的」集會和以共通利益興趣組成的集團，別耗費你的光陰。你今天用理智的解釋在這些人身上得到了的東西，明天由於「竊相反的」解釋，立刻可以取消。但是你對一種充滿熱狂的信仰，完全處於接受暗示地位的羣衆所說的「一切，都會像儀仗的影嚮似的被他們接受去，不爲任何理智的解釋所搖動。但是，正如個人有不可動搖的精神是極結實的，羣衆也有一種必不可喚醒的「情緒」。計口授換，通貨膨脹就是這類情緒之兩種。」

第十章 沒有終點的世界革命

希特勒的上帝就是希特勒自己。

有一次，當希特勒還沒有潛心於外交政策和他的軍事計劃之前，他很熱情地宣稱他要建設，要像政治家或者立法者那樣做一點建設工作。他說他滿懷全是偉大的計劃。世界上將推崇他爲曠古未有的，最偉大的創造天才。

「我苦於時間太少……時間太少！」

於是他接着往下說，他說即使到現在，我們還不能真正地認識他是怎樣一個人。他認爲就連他最接近的同事，也不知道他頭腦中蘊藏着的是些什麼，也不知道他想建立的是什麼，或者至少不知道他正要用什麼來建立些什麼。

他常常會惱惱操心自己不能達到目的。有時，他用機械遊戲來消遣，弄弄發動機和新的發明東西。在這種時候，他成了他親近的侍從者們不能容忍的厭物。

我們已經站在世界歷史的轉捩點上了——這是他常常談起的題目。

在我們談話中，他用一種更露骨的形式，對我表示出這些觀念。

他說：「創化還沒有停止。至少，人這種生物，還有創化的餘地。從生物學立場上看來，人類幾乎已經到了一個轉變點上了。一個新的人種在開始分化出來。在科學的觀點上說，這確是一種變異。現存的人類，結果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生物學上萎縮的階段。舊型的人類將成爲一種「發育不全」的生存。所有的創造精力將集中於一個新型的人類。這兩型人類會很快地互相分離。一類降落成「人下人」，另一類將上升，超過現在人類之上。我可以把這兩型人類名爲「神人」和「獸人」。

我說，這很像尼采和他的超人說，但我在過去總認爲這些是「取喻」的說法。

「是的，」希特勒接着說。「人必須繼續不斷地超過自己。尼采的確對這一點略有所見到。他甚至承認超人是生物學上的一種新的人種。但他對此未能確切斷定。人在逐漸變爲神

這是很簡單的事實。人就是在演變過程中的神。人類永遠要突破着限制。如果他一露端倪，一滿足於這種種限制，他就會退化，降落到人類水準之下。他會成爲「亞」獸類。神和獸，這是我們這個世界所由構成的東西。

「同時，這道理是如何的簡單，如何的粗淺！無論我在作一個新的政治決策或者在考慮改造我們社會制度問題的時候，我所作的總是這個決定。所有和我們的運動絕緣，墨守着舊秩序的人，注定要滅亡。而凡是聽從我們的不朽的福音的人，將要成爲新的人類。你現在了解了我們國家社會黨運動的深義了吧？世界上沒能有比它更偉大，更能無所不包的東西嗎？那些認爲國家社會主義祇是一種政治運動的人們，根本就不懂得什麼是國家社會主義。它甚至是比宗教還要高過一籌：它是要重新創造新的人類的意志。」

現在，我說，我開始更進一步明瞭了他的社會主義的意義。它是企圖把人類分成新的高貴人類，人類的精華，少數的統治者，和笨拙人類，即人類的奴役。新的羣衆，在政治方面說，就是希特勒所說的正在萎頹中的人類。

希特勒表示讚成：「現在的政治，事實上就是命運的架子。人體選擇的過程可以用政治

方法來加速，這話你贊成嗎？」

「我們當然不能生育超人」，我答道：「但是，嚴格地說，我們所說的生育是什麼意思呢？祇是簡單的『選擇』。」這，我告訴他說，就是農夫幹的事。如果有一個新變異發見，我們保育它，審慎地挑選它，作為繁殖的種子，這樣就加速了自然的進度。用科學的術語來說，我們選擇了人種加工變化，而予以培植。「這就是『生育』的意義與辦法，而我想，一種特殊的政治制度，可能用來作為一種人種選擇之工具的。」

「一點也不錯，」希特勒高興地說：「你說得不錯。今日那種沒有生物學的基礎和目的的政治，簡直完全是盲人騎瞎馬。只有國家社會主義認清了這一點。我的政策，並不完全是一個國家（習慣的意義上的）的政策。我們是透澈熟悉了生命的本質，而從這個認識中獲得其規範和目標。

「但是你祇能輔助自然。自然決定賜給你一個新的變異時，你祇能使它的過程縮短而已。一個培育者所能做的，不過是當變化發生時，予以保育和推廣而已。」

「新的人就在我們之間！他就在這裏！」希特勒勝利地叫著：「現在你該滿意了吧？我

要告訴你一個秘密。我已經見過了這個新人的形象——無畏而且無敵的。我見了他會憤慨
然！」

★ ★ ★

希特勒很明白他的親信侍從和挺進隊、衝鋒隊高級人員們的弱點的。有一次，當我埋怨
澤方面領導人物太愚蠢時，他說他不能有所選擇；他已經利用了每一個可以幫助他的人。

但
爲什麼在加入我黨的意義就是犧牲的時候，竟沒有知識階級中人來參加？他到現在不能拋棄
一個在過去真正忠心於他的人。有時，把黨員團結起來是不容易的，但他能夠之以利害，以
保神黨的統一。他也許可以找到更有學問的同志，但却永不能找到更忠誠的。「不學之至，
知識和忠誠永遠不會合在一起，」他這樣說。

他說他知道這些人不可能接近高尚觀念的。他們全是身經百戰，才爬上崇高地位的政治
戰場上的老將。他們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哲學」都是一知半解，而且他們在鬥爭的火線中甚
至把那一點也完全忘却了，他們的觀念，祇局限於幾條行動的規則而已。但是他們知道如何

據情事來，如何保持自己的權勢。在黨還沒有成爲一種新的統治全用的「教宗」之前，這一代的老黨員是該聽其自然代謝掉。現在的黨中領導人物們，完全不會體會希特勒在苦心思索的念頭——就是希特勒心目中的新世界，新宗教，新人類的創造。

希特勒絕對避免在時期未成熟時公開解釋他更深一層的目的。國家社會主義還藏在開端時期。他首先要完成他的政治鬥爭，並且作參加無可避免的大決戰的準備。祇有當他（像他所崇拜的英雄，普魯士老王菲烈特力克那樣）經過那次戰爭之後，他才能真正地從事建設德國。在談話中，他常常談到這個思想。而我們可以從他的貌爲鎮靜的外形上看出他急於想完成那真正事業的不耐——是一個創造性的政治家和立法家，一個拓荒的藝術家和城市建築家，一個預言家和宗教創立者的事業。

希特勒說：「我這偉大的教育性的事業，是從青年們身上開始的。我們這些年紀較大的人已經過去了。是的，我們已經老了。我們已經腐敗不堪了。我們已經沒有容放不下的衝動。我們是胆怯而感傷的。我們背負着過去的恥辱的重担，而且在我們的血液中没有洗却過去取錢和僕役的記憶。而我們可畏的後生！世界上有比他們更好的人嗎？看看這些青年和少年

！多好的材料！我可以利用他們來建造一個新世界。

「我的教訓是嚴酷的。執事必須自青年人身上剷除掉。在我的『純粹秩序堡壘』（特勤所創立，用以訓練領袖人才者）中，青年長大起來會使舉世望之却步。一種強烈的精神，支配一切，不顧不擇，對體的青年——這是我所心嚮往之的。青年人必須有上述種種性質。他對苦痛必須毫無容心。他應該沒有軟弱及柔情。我願意在他的眼中看到食肉猛獸之百拿獨立的光輝。我的青年必須是強壯而健美的。我要使他們受一切嚴格訓練。我要建造成一批運動身手的青年——那是第一宗要事。這樣我可以將數千年來的『人類畜化』的毒害一掃而空。這樣，在我的面前，將有純粹而高貴的自然質料。利用那原料，我可以創造世界新秩序。

「我不要再知育訓練。智識滿足以害我的青年。我將允許他們學習他們所喜歡的東西。但有一件事情他們必須學習——自治自制。他們應該學習不怕死——在嚴酷的訓練之下。那是青年的不屈不撓及英勇的階段。從這種青年中才演化出自由人——世界之本質與精華，創造的人，神人。在我的『純粹秩序堡壘』中，將豎立起一個壯美，自負的『神人』之石像。

以爲青年崇拜的對象。這種學校會準備青年之未來的成人生活時期。」

此外，希特勒說，他不能再說什麼話，有許多事，他甚至不能允許他自己說出來。而這些事，是他打算在死後才公布於世的。那時，世人就可以看見真正偉大的事，一個驚人的顯示。爲了要完滿地完成他的使命，他必須有殉道者的死法。

「對的，」他重覆著說：「在真正危急的關頭，我必然會爲了人民犧牲自己的。」我必須對希特勒的這套道理補充幾句話。很少有人知道這些。而祇有明白他這種思想的「實踐」，才能了解他的政治目的。在普通的意義下，希特勒並不迷信的。他對基督教的興趣，以及他性格中的神秘成分是和他的信念相連結的——他的信念，就是認爲人之生也，實與宇宙有某種神秘之關係。政治的部分，祇是他描摹中那個偉大革命的初步而已。

閱讀某些荒誕的書籍，使他獲得不少有關他那種學說的資料。但是，比那學說還要重要的，却是它後面的意志。希特勒總不覺厭煩地聲說他所領導德國人民和全世界從事的運動是個不斷的運動，沒有終點的革命。這個革命包含着全部人類的生存。它是人類的解放，而據希特勒的說法，這種解放是每隔七百年向前進一步的。同時，這種解放對大多數人類，是新形

式的奴隸之開始。因為那是上帝之兒孫們的解放。它是新的高貴人民對羣衆的革命。

◎如果我們想起他開頭講的做的是什麼，那麼他的確離原來的題目太遠了。希特勒最初是個陰謀家和職業宣傳家，現在要變成一個新宗教的先知了。這單純是一個病人的自大狂呢，還是一個邏輯發展的結果呢？在這位前後不符行動矛盾的人的生活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一條清楚的線索貫穿着。「活動就是一切。讓我們永遠活動着。」他天生的不肯停留的性質在每一件事物中找到了表現。但是在它背後，却並不祇有他自己的「出沒無常的歇斯底里」而已——這是他自己鄭重地夫子自道的。一個正在完全瓦解中的世界，一個與他不相上下掀斯底里的民族，當然不能不受這樣一個人的領導的。

「時間是對我們有利的。」他說：「祇要輕輕一碰，我們就可以從舊世界的鎖鏈中解放出來的。所有這許多鎖鏈，看來似乎很堅固，實際上却全是腐敗而且瀕於沒落的。」

所有的事物的內部，看起來確實是在逐漸腐敗而且在瓦解中。在苦悶絕望中，人類像是不得不儘身於不停止的運動，永恆的變動之中。順着不能自制的衝動而去破壞毀滅，似乎就是支配着這位瘋狂的冒險家前進的基本精神。希特勒有一次說：「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我

們活動目的的範圍究竟有多少大小。但是它在我們的血中湧流着，我們在它中間生存着。這是文學——惡劣的文學。它從這一世紀的開始就發生了。那時在德國和奧大利都流行着一種歇斯底里的浪漫主義。它在維也納和慕尼黑特別流行。

現在整個發狂的民族的病態幻想，用一個混世魔王的具体形式表現出來，這樣的事，早就再三地發現過了。整個民族突然顯出一種莫明其妙的不安狀態。他們正在一條苦修的長途上跋涉着，他們正患着一種歇斯底里舞蹈狂。現在正是這樣的情形。整個民族的精神全有了病；我們可以研究這種環境，但是根本的原因却是不能發現的。

國家社會主義是二十世紀的聖維都（Saint Vitus）舞蹈。

第十一章 希特勒本人

希特勒是不是有點瘋？

我想任何人只要和這位元首會過二三次面，一定會發生這樣一個疑問的。無論誰面對着這個人，感到從他那對看來很冷淡深邃的眼眶中透出來的一道沒有溫和氣息，迷迷不定的眼光，然後又看到這對眼光逐漸變得十分堅定固執，他一定會發生這樣一個迷惘的感覺：「這個人是反常的」。

有時他會冷淡地坐上一刻多鐘，不說一句話，也不抬頭望一望，可厭地別着自己的牙齒。他聽見外界的聲響嗎？他是不是在打盹？想和希特勒作一次真正的談話是不可說的，他不聽聽坐不聽聽聽着別人說話，就是冷冰冰地不聽地不讓別人開口，或者他不想他來回談着，不時

舞幾句話來，好像不能集中精神似地東拉西扯。

從診斷學觀點看來，我不能斷定希特勒是否有點瘋癲。從我自己的經驗和別人的傳說中歸納起來，他缺少控制自己的能力。他的尖聲發狂的叫嚷，他的狂怒——全是奇怪而且令人不愉快的，但這並非瘋癲。一個成人像馬棚裏的馬匹似地向牆上衝，或者在地上打滾的舉動可能是發羊癲瘋，但更可能是由於粗野和無教養。

不過希特勒是近於迫害狂和殘重人格的。他的失眠並非單由於神經過度緊張的結果。他常常在半夜裏醒過來，在室中來回不息地踱着。這時候他要全室都有燈光。最近，當他在這種極度苦悶的時候，他要許多青年伴着他。有時這種情形是十分可怕的。有一個和他朝夕在一起的親信侍從這樣告訴我：希特勒半夜裏會抽噎地叫着醒過來。他大聲叫着救命。他坐在床沿上，好似不能動彈的樣子。他恐懼地發着抖，使整個床都格格作響。他叫嚷着一些混亂，不知所云的句子。他好像要斷氣似地喘着氣。

想一想一個瘋子要統治德國而且要驅世界於戰爭之中，這該是多麼可怕的事。而且，歇斯底里病是傳染的，凡是看到過那羣本來完全常態，生氣勃勃的青年，由於和歇斯底里婦人

們交往而漸漸變成精神萎靡的事實的人，就不會再奇怪這種瘋病如何地會蔓延到政府高級人員，文武百官以及整個民族了。

不要歌頌這個人的偉大，傳說他的奇蹟，把他提高到不合時的重要地位，這是極重要的事。即使沒有這些歌功頌德，他也会支配德國人的想像至相當長久。他自己相信在他死去之後，他的影響會變得至高至大。同時，他的魔力，像天方夜譚中閉在瓶裏的幽靈，得到自由後馬上會化成巨魔似的，雖作種種的戒備，也還可以死灰復燃的。所以在其尋常禁止行為中去觀察，去研究希特勒究竟是怎樣一個傢伙，而不要在他演說或者爲自己解說時去觀察他，這是有用而有益的。這不是一種愉快的研究。

希特勒是苛求、驕縱而貪婪的。他不知道如何按部就班地工作。事實上他是不能工作的。他有異想，有衝動，而又立刻要把它們實現，之後又馬上拋掉它們。他不知道什麼是任重道遠的工作。用他自己愛用的話來說，任何事情全是「抽煙」。他沒有一點「自然」的事物。他要揀兒童和動物，那全是裝腔。

他一生總是一個波希米人。他起身極慢。他能整天懶散過去。他見了要集中精力去觀察

米利福日誌

動得滿口是也

有六個畫虎

不像反叛狗

就頭痛。他很少讀完一本書；常常翻開頭幾頁就算了。可是他倒有個大的圖書館。他愛翻閱那些佳版和裝訂精美的書。他在蘇尼屈的公館中，四壁全是書架。赫斯的妹妹，親手爲他裝訂書籍。他特別喜歡恐怖小說。但在他床邊桌子抽屜中也有更下流作家的文學作品。

戈林天生勇敢；希特勒不是這樣的。他是十分神經質而且失常地自傲的。他沒有勇敢人同厄運搏鬥的毅力。他使自已像一件珍貴古董似地被人保護着。在一切保護設備已乘完滿之後，他才出現於任何冒險的舉動中。別人看來也許會想到希特勒是在冒險；事實上全不是那會事。

几子標列

他很懶惰而敏感。他要有很多準備，硬起頭皮然後才能敢爲勇敢。他沒有天生的冷靜。他要做每一件事。他爲了作極小的一個決定，極簡單的一個舉動，也得預先作種種準備；這時，他必須使自已準備着那樣做。在過去，他往往在幾星期中，埋怨着一切，將他自己之無動作，歸罪於其黨徒的無良心和命運的無情。他那時喜歡製作一個殉道者，講述着他「壯烈」的死法。那時他好像是看破紅塵似的。而且富於憐憫，但祇是對他自己憐憫。

最令人驚奇的就是他「決定了的意志」之突然爆發，他之突如其來的動作。這時候，用

他自己所說的話，他要「堅決地」、「絕不容忍地」（任何阻撓在所不顧）、「熱狂地」進行一切。可是他幹的一切全是突兀而起落無定的。他完全失去心理的平衡。而且在這一點上，雖然他馬齒日增，也沒有一點改進。即使他在新建大廈中站着，人們也看不出他有一點天生了不起的地方。

希特勒從前常愛手裏執着一根馬鞭；現在他已經拋却了這個習慣了。但是那種習慣上所表示的性格還可以看得出來——鄙視他人、傲慢、粗野而虛浮。希特勒從來沒有騎過馬；但是，他的高梳馬靴和馬鞭證明他對在過去爲軍曹時之低首下心於軍官們的餘恨未息。這人在抑鬱不得志的少年時代中，該是個多麼浮燥易怒的傢伙呵！他胸中充滿了發怒不平。一語不合，一念不合，它們隨時可以發作。客人們看見元首（爲了很小的事情爲自己辯護）突然由滿面春風變得青筋暴露，破口大罵的情形，一定會瞠目結舌，不知所措的。客人們在無心中說出「兩句用心無他的話，會觸着了元首過去在自信和浮誇方面受到的創傷。」

但是德國元首不單虛榮，不單包含着那草率那樣敏感，他還充滿着野蠻和復仇的意念。他完全沒有一點寬量。他是在不忠實、欺人自欺的世界中生活着的。仇恨對他就像一盅酒，它可

以使他醜態百出。人們必須聽憑他在申申而言的演說，纔能明白他怎樣的嗜嗜仇恨。

野蠻，仇恨之外，他又多愁善感。——他就是這樣一種出名的混合物。他愛聽響亮的許多金錢響，如果他的之間有一隻毒蜂或者死去，他會痛哭一場的。但是他對稍有不快的人，他却會用種種恐怖的方法把他處死。他是一個追尋註者，他加劇對待別人，看別人的愁容、掙扎、呼號以自慰。

最可厭的就是在他周圍的氣氛中，充滿了秘密的，不自然的性生活的臭氣，就像毒藥的放射物似的向四面噴射。這個環境中沒有一件東西是尋常無甚的，秘密關係，代務物和象徵，假感情和秘密色情——這個人的周圍沒有一件自然、純真的東西，沒有一種天生本能所有的公開性。

說他時常被女人們包圍着，說將他推上政治舞台的是女人，這種傳說聽來似乎是荒唐的。世界大戰以後，當希特勒還是個青年的時候，許多日後推他向前的社交女人們就發現了他。大工業家的妻子們給他經濟上的援助（猶在他們的丈夫之訪），秘密供給她金錢，在通貨膨脹時供給他珍貴首飾。這位職業宣傳家就在這一般受過教育的婦女羣中開始他的政治表演。

的。她們舞臺的思路上有多大缺點也許是個疑問。但是她們的確用過渡的阿諛或賤了他們的自尊心，滿足了他們的虛榮。女人們的頌讚給他一種從癡癡中醒覺的刺戟；正像法國革命時代，女人們對一個外甥不揚的人羅布斯坦爾發生崇拜，同樣是件怪事。

希特勒那時也很明白自己的目的。他像任何打算討一個有錢老婆的人那樣，謹慎、有計劃地運用這一切關係。他會給他的總衛隊一種具體的指示，教他們特別注意對婦女的宣傳。希特勒的政治鬥爭所以獲得成功，還是靠了婦女們所投的票。任何城市中的羣衆集會裏，前排座位總是坐滿了結婚或者單身的，年齡較大的某類典型的婦女們。凡從講台上對着這些婦女們緊張熱烈的表情的人們，決不會懷疑到她們的熱誠。保衛這些會議廳的挺進隊，替這些興奮的婦女們起了一個粗俗的渾名：她們是「膠厥腫腺隊」。

現代黨樂論說中，「色情」是個重大的政治因素。演說者聲調抑揚，起着色慾上的效果極大。這比演說內容更重要。希特勒很注意這種成分。其政治上的成功，得力於此點者不小。我不知道希特勒和女人間的關係，有多少是由於這種色情主義的昇華作用而起的，有多少是由於實際考慮的結果。我所見到的希特勒，像的人都太自私，很難有真正的愛情。所以

多少有點病態，在他周圍跑去的婦女，多少不止有一點癡狂的婦女們，才是他的船上良伴。

希特勒已經不再是一九二三年時的青年了。一九三三年，當他獲得政權時，他已經是更實際、更計較、更「大膽」了。從此以後，他更進一步起了變化。一些新德國法蘭的法官講述著「造成偉大」的過程。他們讚仰希特勒的崛起，說他是最偉大的政治家，而且還預言說他將來還會成爲一位最偉大的軍事領袖。但是希特勒主要的地方卻沒有改變。他仍然保有病態的性情，仍然是個毫無辦法、不成熟的人物。他的技術，手段也許是成熟了。不然，他依然還是二十年前的希特勒而已。他很可以說，在維也納時代已經打定了他人生哲學的基礎，而從此以後，在精神上都沒有任何進步過。

希特勒不能脫却舊日的故態。他做什麼事情總使人看出他的出身。但是，難道完全要舊日故態呢？祇有靠「精神上發展」。但還對希特勒是不可能的。這位不斷革命、不斷行動的「作」，不願擺脫的人類，不幸地被他自己的本性所約束，使他不能發育成一種新的人類。他仍舊在舊態裏在，他還是個「探肥」而專人的人。直到現在，他還是兒時那樣的「探肥」。

的人。直到現在，他（把手捧在心上對天立誓）還是通貨膨脹時代一名興奮、演劇式的革命家；而當他粉碎了自己誓言的時候，他會祈求原宥，痛哭流淚說這是祖國給予他的最高命令，他不得不服從。

七元二角

生信書友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

希特勒如是說

每冊定價二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 Rauschning

譯述者 張 同

印刷所 西南印刷廠

發行所 文摘出版社

廣東桂林香港上海
重慶川鹽三里十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8C
51.609
13